

HONGYI

弘毅

总第162期

校园

青春

文学

主办 东营一中二月文学社



2021—貳

我校举办第七届“北大培文杯” 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辅导讲座

3月26日晚，我校在光兴楼阶梯教室成功举办第七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辅导讲座，高一年级参赛学生和语文组老师近三百人参加了讲座，全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此次讲座由高一语文组组长朱卫卫老师组织，校文学社指导老师胡爱萍担任主讲。

在近两个小时的讲座中，胡老师首先为同学们讲解了“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的风格特点，带领大家赏析了近几年部分获奖作品的独特构思及精彩文段，传达了专家评委对参赛选手的忠告和写作建议。胡老师重点讲解了创意写作的特点及要求，从“观察与领悟”“熟悉与陌生”“真实与虚构”等几个方面引导大家进行文学作品的写作。最后，胡老师对本届大赛命题进行了解析，帮助同学们准确理解命题的丰富含义，创新写作视角，拓展写作思路，并提醒同学们注重大赛写作的文学性与诗意表达。胡老师还结合个人的写作实践，启发同学们进行创造性的构思与表达，并在最后的提问环节，针对性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作为教育部“2020-2021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之一，规模大，影响广，权威高，我校师生非常重视，学生积极报名，踊跃参加。截至今日，我校高一级部已有近三百名学生报名参加本次大赛初赛，部分学生已经开始着手创作。本次讲座及时解答了同学们作品创作过程的困惑，有助于同学们摒弃思维套板，打开写作思路，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参赛作品。





选择理想，当下还是远方？

2015级 刘雪雅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曾把一片土地留给了理想，这片土地或大或小，或贫瘠或肥沃。我们把心愿变成一粒种子，每日辛勤浇灌，哪怕很渺小，也在期盼它悄悄发芽。等待的过程总是很漫长，让人不禁发问：理想是不是只存在于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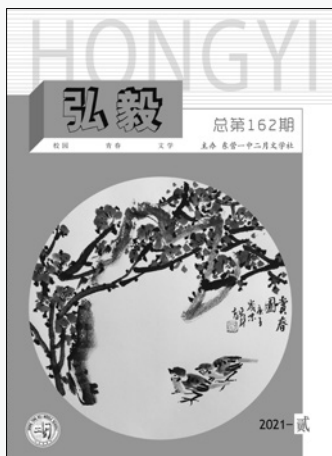
前几日，好友高老师一路向西去大理，不为看风景，只为体会诗和远方。当然，也顺便看看洱海。他总抱怨努力太累，坚持很难，我们的理想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感，那么是不是要放弃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了。我没有回答他，指给他一句话看——不要指望远方，不要幻想别处，生活这个东西你要习惯就地解决。

几年前，我也曾迷茫过，尤其在听到赵雷的那首《理想》后，“又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的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那一刻，我暂停了音乐，一个人在树林里踩干枯的叶子，清脆的响声是秋天枯萎的声音。自古逢秋悲寂寥，我开始一人默默地唏嘘未来好远，看不见摸不着，该如何找到它又如何面对它呢？想了片刻，没有答案。可是当我重新戴上耳机，听到后面他又唱到“理想永远都年轻，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你让我变得苍白，却依然天真的相信花儿会再次盛开。”我突然明白了，理想之所以带给我们勇气，是因为它有两个名字，在远方，叫理想，在当下，叫目标。我对自己说，过好当下，就是在为理想照明，完成好

每一个当下的小目标，就是在实现理想这条路上又近了一步。后来，我在纸上更在心里写下了很多小目标，全力以赴去实现它们，行动时不想结果，耕耘时不想收获。好在，现在那些小目标已经快完成过半了。当我再想到那个秋天的傍晚，想到那首《理想》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很感动，会和朋友一起回首过去，细数那些日子。可我这次居然没有热泪盈眶，而是很平静，很欣慰自己在平淡的日子里找到了方向。

从大理回来后，高老师颇有壮志，常常与我谈起他的小目标，学业上要进步，事业上要起步，可是没两天就三分钟热度。人的觉醒或早或晚，但总是从走出去那一步开始的。有目标只是第一步，行动才是关键，好的蓝图也要去实施，否则只是一张白纸罢了。如果只有目标不行动，就会陷入一个个怪圈，陷入自我怀疑，看多少风景也不能释怀。我常常说时间宝贵，容不得奢侈浪费。少年时代总是“爱上层楼”，我们不要再“强说愁”了，没有过好当下，何来远方呢？

理想这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时候，它没有顾虑当下，也没有时间思考远方，不去想未来遇到的是阳光还是风雨，是烈日还是雷鸣，它只是努力向上，再向上！这股向上拱动的力，是在黑暗中对自己说一句你只管奋斗，剩下的交给时间。这段看不到光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选择理想，当下即是远方。



2021年3-4月
(总第162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张晓彤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孙青山 董玉奎 李士刚

社 长：康子越

副 社 长：齐明宇

本期审读：魏临夏 郭一诺 张弢元 赵宇昊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王 彬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1 选择理想，当下还是远方？ 刘雪雅

情感地带

4 宫粉梅 吴英豪
5 同桌你好，同桌再见 郡 主
7 宝 藏 四 时
8 日记片段摘录 齐 楚
9 三尺讲台 四 时
11 胖 胖 尚兴宸
12 我们俩 张仕琪

成长季节

14 写作和自行车 雨 落
16 分离在晚霞褪色后 王晓冉
18 逝去的那段日子 唐汐凌
19 岁 月 诺 诺
20 愿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晴 恒
22 我们的116舍 小公鸡
24 味 道 仇一敏

静听世音

25 光 常 安
27 留一片雪花给自己 杨子涵
33 春晖亭 刘兆堃

思想碎片

35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张若昕
37 多些理性，少些“青木” 刘新艳

作者专辑

- | | |
|-------------|-----|
| 39 写给老师的微情书 | 玉 清 |
| 40 一罐八宝粥 | 玉 清 |
| 41 碎 暖 | 玉 清 |

呦呦鹿鸣

- | | |
|----------------|-----|
| 10 忆韩信 | 阿 远 |
| 23 思 乡 | 曲昊玥 |
| 28 心 事 | 曲昊玥 |
| 43 太清引·仲秋宴 | 二木生 |
| 43 太清引·次韵林生忆新春 | 沈 珞 |
| 43 望海潮·叹佳人 | 沈 珞 |
| 43 冬 颂 | 祁弦歌 |
| 43 菩萨蛮 | 云 之 |

小说榜

- | | |
|---------|-----|
| 44 一颗糖 | 晴 恒 |
| 45 溯 水 | 王浩磊 |
| 46 草 仙 | 戊 月 |
| 48 此时此刻 | 张弢元 |
| 50 羊 圈 | 二木生 |
| 53 天 障 | 雨 然 |
| 56 帖雷马科 | 刘祎璿 |

在大学

- | | |
|-----------------------|-----|
| 29 见山外山 | 马可欣 |
| 31 那是什么——浅析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 | 薄常乐 |

- 宗 旨：引领语文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 口 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宫粉梅

2020级22班 吴英豪

初春，和煦的阳光钻入东窗，被镂空的纱窗筛成淡黄与灰黑，落在大理石窗台上，好似些神秘文字。

上次出门，还是一场暮雪后。教文的杨老师，布置完一日的学务后，感叹道：“下雪了，瑞雪兆丰年呐。”此时我才意识到春初了，蓦然回首，窗外已是“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了。上一次见到遍地雪花银的景象，还是在六一年。午后，云便悄悄的把冬阳的光晕开，然后猛地下雪来。

如果天不是很冷，即便是下着雪，我们一家人也在屋外吃年夜饭。把电视机放在外边一架，在天井的棚子里，在梅树下，听着烟火的声音，谈笑着吃起来。

奶奶这时候就会先把自家做的梅花饼摆在观音前，嘴里

嘟囔着什么，不一会就会连筷子都拿出来，这花饼就摇身一变，被叫做“神仙剩”，小孩们都抢着吃。

今年我们一家在疫情初期来乡下过春节，然而迎接我们的不是喷香的花饼，而是爷爷紧闭的老门。庭院的梅树被雪压着，树皮皱裂着，好像奶奶的脸。

一张医院的癌迹象通知单让我的心情渐坠深谷，一切仿佛失去生机，咖啡不再散发清香，阳光如喝醉的人浑浑噩噩。我渴望在睡梦中逃避现实，又惧怕这个噩梦聒噪不休。于是我常常紧扣窗帘，将门锁死，在房间里大哭一场，母亲此时便留在门外静静地听我的动静。

一次，她悄悄地敲开门，搂住我的脖子，眼圈红红的。“老家的花开了，春天的阳光

也很美，回趟吧。”她经常这么说。“我不想去！”我恼怒的推开母亲，“我现在没有心情。”我不想和她多说话，直到我偶然看到母亲的日记。

“一切尽在不言中，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啥滋味，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短短一句话囊括了她所有情感，奶奶检查报告出来时她身体颤抖着，不断地责备爷爷为什么照顾不好奶奶。

那天我看见奶奶站在梅林中，在光下微笑的照片。内心的悲伤犹如海潮般涌入心头，母亲不知何时进来了，她没说话，静静地立在那里。

“故乡的梅花开得很盛，我带你去看看吧。”她又一次央求了。

我点点头，不只是为了母亲，而是我想回故乡，再看一下奶奶生活的地方，我的回答

使母亲格外憔悴的脸上露出点儿血色。

翌日初晨我们出发，春光透亮，空气中弥漫着野草的香，晨阳穿过云层，洒在我们所行的道上，给这一切笼上了一层淡金色。

午后母亲带着我们去了故乡湖旁的林间，宫粉梅在阳光下映着金色的芒，天空一碧如洗，灿烂的阳光正从密密的树林中斜射下来，形成一道道的光柱，把林荫照得通亮，光带着淡香漫向四面八方。

夕阳放出柔美温和的光，给树林笼上一层橘红的灯罩，照得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也显得红润起来。母亲又回忆道：

“和你爸结婚后，我们在乡下住了一阵子。晚上和你奶奶出来的时候，你奶奶就挺喜欢这梅，喜欢这湖……”说着，她眼睛湿润了，红着眼睛对我说：

“总会好起来的，总会好起来的……”

我扑在母亲身上，泪止不住流。我相信自己不会放弃希望，心田就会盛开着淡香的宫粉梅，总会有阳光，感受到芬香，触摸心膛。我懂母亲的话，一切都会好的。🌱

同桌你好，同桌再见

2020级10班 郡主

一

六年级时，我问过同桌一个问题：

“一亿人民币和一张录取通知书，你选哪个？”

她爽快地选择了前者：

“当然是一亿啊，能花一辈子呢。录取通知书的话，以后自己考不就好了。”

四年后，我们考上了同一所高中。

开学第一天，同桌找到我，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

“嗨，还记得吗？我不要那一亿了。我想了四年，我要那张录取通知书。”

她是不是真的为那种问题想了四年？我不知道。但如果真的有那一亿人民币，就不会想那四年。现在，是该为那张录取通知书拼搏的三年了。

你看，还少苦一年呢。

二

八年级，我和同桌再次坐到一起。时间使人疏远，也使一些人亲近。

“诶？你为什么像清朝的阿哥？”我盯着同桌，十分专注。同桌脸皮薄，一扭头就对我上了我的眼睛。虽然是相处了三年的老同学了，但脸还是红得如晚霞一般。

“是吗？是说我的气质？那应该像格格呀。”她手里的笔拿起又放下，几次差点掉到地上。

“不，是你的额头。”我将这六个字说得抑扬顿挫。

同桌一怔，脸瞬间惨白，速度不亚于国粹变脸。也许是被我的想像力震惊，也许是太气愤。然后，她捡起刚掉下桌子的笔，像容嬷嬷用针扎紫薇那样拿笔扎我。

直到现在，胳膊上的疤似

乎还会隐隐作痛，但有时，似乎也会回味起，同桌往我那张惨叫的嘴里塞的糖的酸甜。

三

“啊——又是你。”我指着面前已经矮我一头的同桌大叫。

“唉，你祖上是积了多少德才能跟我再坐一起。”同桌笑吟吟地看着我，看得我脸颊烧烧的。

这个夏天是清凉的，也许是为了让我们的离别显得没太多压抑，也许是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想起这个夏天的温柔时，可以和重逢的人会心一笑。

同桌以前可以跟解答题死磕一两个小时，套了十几条公式，最后得到的答案跟题目都不沾边。

上了九年级，那些大脑磨出茧子都算不对的题，到头来我却还是要问同桌。每次她笑眯眯地给我讲解时，我都要在心里，咬着牙默念：

“大丈夫能屈能伸，大丈夫能屈能伸，大丈夫能屈能伸……”

题刷了十几套，笔芯用光了几十支。

考前一个月里，和同桌没

有打闹，没有争吵，甚至连交流也很少很少。在这段“一寸光阴一克拉钻石”的时间里，上个厕所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有时正在埋头做题的同桌会突然把笔扔出窗外，接着拿起演草纸，撕成两半，揉成一团，展开，再撕，直到手里什么都没剩下。之后，她扭头看向目瞪口呆的我，用力微笑：

“我没事，你快做吧。”

我点点头，却放下手里的笔，然后跑出教室，跑出教学楼，去寻找我同桌扔出窗外的那支笔。

时间没有流逝，却一点一点将一切埋葬。

同桌没有哭泣，眼泪却一滴一滴打湿试题。

四

一个月后，我们考上了同

一所高中。

开学第一天，同桌找到我，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

“嗨，还记得吗？我不要那一亿了，我想了四年，我要那张录取通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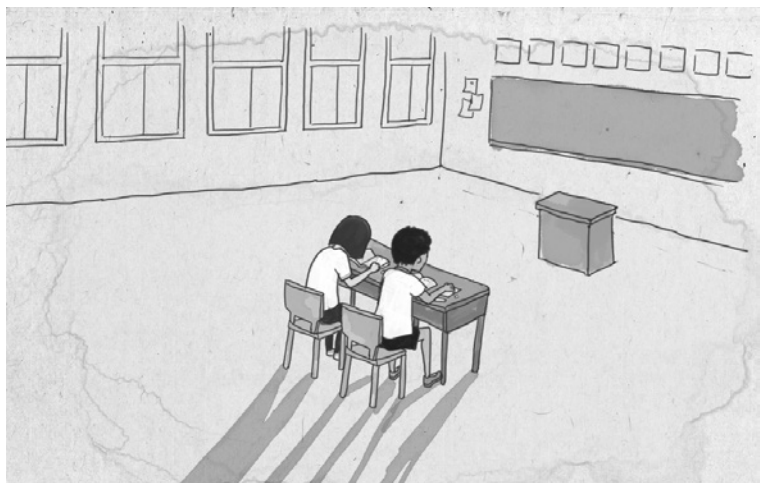
她笑得很好看，和四年前一样好看，似乎又多了几分灿烂。

头发长了短了，成绩好了差了。

手里的笔换了一支又一支，黑板上的笔记擦了一批又一批。

唯一不曾更替的，是陪伴在身边的朋友。

如果在一亿人民币和一张录取通知书之间选择的话，我选择自己考取那张通知书，自己挣到那一亿。



宝藏

2019级21班 四时



我早就有想给她写点东西的打算了，奈何多次提笔都不知道该从何写起。没有为所欲为肆意妄为的叛逆，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没有坐在一起抽抽搭搭地回忆过往，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柴米油盐式的平淡与心照不宣的默契。

之前有同学感叹：“本以为你们是竞争对手，没想到成了好朋友。”

初一时，我成绩不错，一直保持着班级第一的名次，又比较要强，害怕被超越。到了初二，她转到我们班。她一进教室，我就注意到了她身上自内而外散发的气质，踏实、沉稳，这是她留给我的初印象。同样注意到她的还有数学老师，在老师好奇的询问下，我们发现这个转学生是个学霸。

第一次月考前，在全班同学的起哄声与掌声中，我们俩在PK榜上写下了对方的名字。那次月考，我与班级第一失之交臂。她转来后的第一次成绩便考出了我奋斗了一年都没碰触过的高度。

没有嫉妒，但也没有亲近。即使我们是同桌，也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体育课一样和其他同学凑在一起打闹，时不时放学顺路一起，偶尔课间坐在一起说笑，却没有真正交心。

后来她发现每天和她形影不离的“朋友”的行为举止经常令人嫌恶，这令她十分煎熬，她不愿意和那朋友继续交往却又不想大吵一架闹得太僵。恰巧彼时我也苦恼于她那“朋友”对我无休止的无理取闹和没有限度地开玩笑。我却同样不想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学绝交。

确认过眼神，“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深厚的“地下党”般的革命友谊就此结下。

为了摆脱那个朋友的纠缠，我们每天放学在老师不满的眼神及同学们诧异的目光下最先冲出教室，跑操后体委刚刚喊立定，我们就不顾主席台上正在点评的体育老师，溜进操场旁的洗手间，等到确认队伍已经带回教室了我们才惊魂未定地从洗手间走出来。

在一次又一次的逃窜过程

中，我们聊了很多，虽然每次逃窜都惊心动魄，但我为拥有了一个“共患难”的朋友而感到快乐。

我惊喜地发现她沉稳文静的外表下藏着一个搞笑有趣的灵魂，三观与性格的高度契合让我们越来越亲近。多神奇！一个习惯和别人保持距离的人和一个人奉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把她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和谐，唯独一次她无意间说了一句话让我很难过，并且在后来一年的时光里，我经常怅然若失地想起她那句话。

她说，她经常转学，所以不会把太多人放在心上。她一直认为在她认识的人里，能称得上闺蜜的只有她上小学时那个不常和她黏在一块儿但心照不宣的班长而已。

但是，我把她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上高中后，当我无数次向身边的同学介绍她时，那句“这是我闺蜜”还未说出口，便会

难过地想起她曾说过的话。

这种难过断断续续地被勾起，直到临近分班考试。

分班考试前那段时间，她总是拉着我一起算我们能分到同一个班的概率，我又想起她曾经说：只有那个班长而已。但我知道，个性较冷淡的她在期盼和我分到同一个班，这说明对她来说，我很重要。

大概从那时起，之前的种种难过与委屈就烟消云散了。

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她写给我的信：

“二次分班四分之一的机率都没让我们分到同一个班。说实话，我挺失望的。但好在在同一条走廊，还有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吐槽，还有一个人可以推心置腹，还有一个人可以get到我所有的点，还有一个人可以一起笑一起闹。

“其实我是个个性较冷的人，但郑重其事地，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这封信是我跌宕起伏的2020年收到的最大的感动，她是我珍贵的宝藏。

很幸运，在心态崩溃的时候她总是坐在我身边认真地听我前言不搭后语地诉苦，她冷静的神情总能让焦急的我冷静下来。

仿佛不需要她安慰，只要看见她，一切坏心情都会离我而去。

很幸运认识这样一个人，我可以在她面前毫无顾忌，我可以在她面前口无遮拦，我可以为了她努力追求卓越。

英，不在于某一刻通透了宇宙的本源，更不在于被后世尊为哲人圣人垂青史。这类人没有几个，茫茫人海，我没把握自己就是那个被天选中的 lucky dog，所以我不会把成为这类人误认为我活着的意义。那么我活着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老班给条件不好的学生发低保申请表时特意遮住姓名的手，在于宿舍里深受詹虎呼噜“残害”的王哥和刘子相视苦笑的脸，在于毛二“抢”走女同学的冰可乐又塞给她的三明治，在于体委坚持喊的一声声口号，在于女同学小打小闹时爽朗大方的笑声……这些愉快或不愉快的小事情，在我的生活里频繁演出，却被我熟视无睹。如今发现，怪我，悟得太晚了！活着的意义——如此重要的事情——原来就在我熟悉的地方，暗地闪耀着光芒。

你们之于我，就像活水之于鱼，我得你们而快乐。不一一列出你们每个人的优点，不是懒，而是礼赞。你们极致的美好是相通的，你们让我体会到生而为人快乐，让我找到活着的“意义”，那就是活着本身。

我不记得谁说过，“意义”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它要我去主动寻找，而不是要我原地

日记片段摘录

2020级32班 齐楚

这本日记没被我翻开已十年有余，如今重启，无关回忆，只是我想要写点东西。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行尸走肉的第三百四十二天，你们来了。来得刚好，刚好阻止我深入深渊的脚步。你们让我找到活着的意义，我陕西实中二十二班的兄弟们。

就像一场地震可以轻松毁掉一座城，美好的你们，就这么在无意中消除了曾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想通了，就觉得自己很幼稚。曾经我竟汲汲于它而茶饭不思，想通后，我终于可以回头轻松地调侃自己。我活着的意义，不在于成为什么社会精

三尺讲台

2019级21班 四时

等待。陈姐（我亲人）曾将我的时间画成舒尔特方格，问我该如何规划，我知道她这是变相地问我干什么呢，当时脱口而出：前三百多个我要读完博士，剩下全用来挖宝藏。听上去好像很荒谬，但这的确是我自始至终的心之所向，当时还没准备好追求它，现在有了勇气主动追求，赐我勇气的，是你们。

我没过过生日，也没给别人过过，没有送礼物的经验，只能用这篇不拘格式、没啥逻辑的小作文表达我不成熟不深刻的情感，你们不会不收，因为你们肯定会看、会认同。

同门多年，我的祝福不在这一时。写到这里，墨水快没了，我的感觉却多的还可以润透几张A4纸，说一沓也成。总之是还想写很多，但想来想去核心就是一句话，掏心窝子的一句话（俗称肺腑之言）：人，活着就为点儿“意义”，某天忽然觉着自己没用了，别慌，静下来往四周看看，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不过，据我说，陕西实中二十二班的学生都是极致的美好，出来的还会差吗。我担心的问题貌似永远也不会发生。

2020年7月21日于陕西西安

张老师今天退休了。

当张老师还是“张同学”的时候，就萌发了长大后做一名语文老师想法。在她心里，三尺讲台上的那人讲课时眉宇间透着英气，课下笑得温柔的语文老师简直是一个无事不晓的神话般的存在。张同学曾睁着大大的眼睛对那语文老师说：“老师，我以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老师。”不知为何，张同学依稀看到语文老师眼里闪烁着的泪光。

张同学从一个梳着羊角辫背“鹅鹅鹅”的小女孩一点一点长成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大姑娘了。

张同学报考了师范类院校。

张同学感受到一种引力、一种召唤，那是她潜意识里一直以来对三尺讲台的向往。

师范毕业后，她如愿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校教一年级语文，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

上班第一天早上，张老师憧憬着未来三十年能在那三尺讲台上奉献青春，为祖国育栋梁。

她回忆着小学那个她万分尊敬的老师英姿飒爽地管理着班级，自信飞扬地带动课堂气氛，下决心也要做一名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好老师。

然而，这三尺讲台远没有她所以为的那么简单。

一年级的的小朋友不懂规矩，不听指挥，上班第一天，张老师便哑了嗓子，消了斗志。

一向不善言辞的张老师的第一堂课也不圆满，这是她第一次登上三尺讲台讲课，由于紧张，她频频口误，磕磕绊绊。天真的小朋友们提的问题也让她数次无言以对。

从上课秩序到坐姿，从书写到作业，都需要她一遍一遍强调，一点一点纠正。这个小朋友总是上课跟同桌说话，那个小朋友拼音总是拼错……所

有杂七杂八的都需要这个刚刚毕业的瘦弱的姑娘扛起。

每天下班回到家，张老师都瘫坐在简陋的教工宿舍的小床上，她曾向往的三尺讲台似乎并不是她以为的那么光鲜亮丽。现如今，她只感觉身心俱疲，整个人狼狈不堪。

她想逃离这三尺讲台。

但是她不能。她想起家里还有操劳了一辈子的父母，有还在上学需要学费的妹妹，有为了这个家受苦受累、风吹日晒却只能赚得微薄收入的姐姐。她的家是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贫穷的一家。她必须忍下去，有这份稳定的工作，家里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她夜以继日地工作，一遍一遍强调纪律，一次又一次纠正错误，送走一届又一届学生。这期间她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熊孩子”和几个蛮不讲理的家长。支撑着她留在这三尺讲台的是她的家庭，和因疲惫与劳累而被她久久忘却的儿时的梦想。

日子逐渐变得好过起来。

她有了自己的小家，有爱她的丈夫，有两个省心的孩子。父母搬进了她买的房子，实现了住楼房的梦想。家庭虽不算富裕，但很幸福。由于工作努

力、认真、勤劳，她被提拔到学校中层之列，凭借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她成了优秀的资深老教师，获得了不少荣誉，赢得了家长的信赖。她细心、负责，既严厉又以真心关心学生，关注学生的生活与成长，获得了学生们极高的评价。她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站在三尺讲台上闪闪发光，活成了人们羡慕的模样，也活成了自己曾渴望的样子。她讲课时眉宇间透着英气，课下笑得温柔且自信。

这是她登上三尺讲台的第二十一个年头，她的第一批学生也已成家立业，这一年她仍是一名人民教师，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校教一年级语文。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张老师班里有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张老师从她身上看到了三十多年前自己的影子。她上课时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全神贯注，求知若渴，眼睛里像有小星星似的。小姑娘睁着大大的眼睛，崇拜地看着张老师：“老师，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老师！”

这一年，她五十五岁，送走了教学生活中最后一届学生。这是她最后一次登上这三尺讲台了。为她举办欢送仪式的是二十年前那个眼睛里有星

星的梳羊角辫的小姑娘，她现在是在张老师的同事。回首三十多年教学生涯，她无怨无悔，她的学生现如今遍布四海，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了。前来同她告别的是她的最后一届学生，其中一个小姑娘眼里含着一汪泪水对她说：“张老师，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老师。”张老师站在那承载了她整个青春的三尺讲台上，泣不成声。

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渲染了万千学生的青春，染白了她的发。

忆韩信

2019级17班 阿远

君本执戟郎，放言九州同。
霸王不得用，遂决投沛公。
少年意气胜，谈笑三军中。
连阙三秦王，巴蜀坚壁空。
胸有兵千万，挥师函谷东。
披甲执坚下，一扫六国崩。
四面楚歌起，西楚霸王终。
国破谋臣死，兔死猎犬烹。
叹为妇人算，诛杀长乐宫。
若从武涉计，胸衣未染红。

胖胖

2019级10班 尚兴宸

卫生间的灯突然被打开，睡梦中的众人都皱起了眉头，不情愿地在床上翻了个身或索性用被子蒙住头。当然，这一切都与胖胖无关，哪怕灯光直对着她的床铺，她也仍在梦里，丝毫未动，睡得香甜。

“快乐源泉”

初分班时的清晨，总是匆忙而沉默的，偶尔掺杂着几声“谢谢”。一会儿便关了灯，门“嘭”地一声关上，各自行走去教室的路上。哪怕所有人都聚在宿舍，只有笔尖的“沙沙”声和窗外的风声。开口的欲望被内心的拘谨束缚着，直到胖胖打破沉默。

柔声细语突然在某一天变成了欢快的笑声，习惯用肢体表达情绪的胖胖总是将另外四个“可怜”小孩子逗得前仰后合。从那时起，“快乐源泉”就成了我们给她的特有备注，而她只是故作扭捏态又不顾形

象地放肆一笑，笑声就再次溢满了整个宿舍。

“你听我狡辩”

“今天扔垃圾了吗，胖胖？”

我质问的目光跨过一个过道投向某个奋笔疾书的小孩。只见胖胖自豪地上下甩了甩头发，自信地用手将耳边凌乱的碎发向后一抹，满脸写着“没问题”。我满意地点点头。

秋天的阳光还带着夏天的味道，急不可耐地洒在身上，宿舍楼厚厚的墙也挡不住阳光的热情，只得让它从窗中透入，在每个宿舍中洒得到处都是，充斥着温和的气息。而我们宿舍与众不同，只有几缕可怜巴巴的阳光钻进来，屋中弥漫着冷清。倒不是人烟稀少，也不是伤秋感慨，只不过是胖胖忘了拉开窗帘。看看干干净净的垃圾桶，再看看紧闭的窗帘，一时间我竟有些不知所措。

“你……你听我狡辩……呜呜呜呜……”一旁的小胖一抿嘴哭成了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不知所措的四肢扭来扭去，手舞足蹈地想要“狡辩”，脸上明显的假哭，还装模作样地偷偷拭泪。于是事情以我笑到肚子疼告终，而她则欢呼一声扑到床上，开始了在零食堆中的征战。

“嗯”

今天是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外面是刮风下雨还是月光朗朗难掩繁星，都挡不住胖胖学习的步伐。如果你在夜深人静时分偷偷趴在玻璃上往宿舍内看，会看到微弱的台灯光，照亮了一个奋笔疾书的小孩，身旁是被她用来掩人耳目的玩具狗子和诱惑她深夜打破减肥计划的零食。“风里雨里，胖胖在灯下学习”，如此可爱又努力的小姑娘怎么会不得上天青睐？

也正因如此，“嗯”成了每天早上的常态。

“胖胖。”

“嗯。”


“起床。”

“嗯。”

“起床啦。”

“嗯。”

纹丝不动的胖胖令人怀疑那一声声“嗯”只是梦呓。我无可奈何地拿起笔写下：

没办法，总有一个胖嘟嘟的可爱鬼快乐了你一整个青春，对吧，胖胖？

我们俩

2020级29班 张仕琪

【春熏】

十来岁的我常常會忘记自己的母亲是何模样。在我的臆想中，那应该是个冷性冷情、长相凶恶的女人。每每我看见外婆抚摸着—个虽然破旧但十分干净的布娃娃，独自偷偷的在墙角落泪时，我都想去找那个女人，摸—摸她的心是不是冰得像石头—样。

记得当初来时，年龄尚小，我一进村子就被吸引住了。村头那棵槐树，活像个扭曲的巨型蘑菇，遮住刺眼的阳光，打下—片圆形的阴影，树下有几个小石墩，石墩像鸡卵—般温和细腻，在大地绿草的映衬下，多了—分高傲出尘之姿，真真是一处玩耍的好地方，我好像已经想到几天内自己在这玩耍的场景了。

外婆的庭院静悄悄的仿若不曾有人来过，妈妈步子沉重但无声地迈进了屋里。我在门缝处偷偷扒望着，看见—个身着素净白褂子、黑色松腿裤的老太太，腰板挺直地坐在—方织布机前，露出—截手臂白得泛出幽幽的冷光，那—双手娴熟地灵活周转，像—只轻巧的燕子穿梭在柳枝之间。我不禁看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妈妈面容哀怯，踉踉跄跄地弃门而去，外婆用温暖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发，我才从沉思中回醒过来。

外婆还算清亮的眼睛溢满了笑意，声音有些哑哑地说：“以后你就要与阿婆生活在一起了，不快乐不满意就与阿婆说。”

彼时我懵懂无知，但我总觉得外婆虽然脸在笑着，声音

在笑着，但是那时连气氛都氤氲着忧伤。

【离歌】

那个女人总是不给人分辩的机会，我四岁时如此，如今我十二岁了亦是如此。四岁时她骗我说她这—阵有事，让我去外婆家住—段时间，结果—住就住了八年。现在，她又告诉我要带我去城里上学，我不是—很相信她，毕竟我更喜欢与外婆待在—块儿。

但她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竟然说服了外婆，外婆似乎很愿意让我随她而去。我生气的未吃晚饭。她与外婆面对面而坐。虽然画着精致的妆容，却难掩满脸的疲色，风霜在她的脸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即使皮肤底子好，也显得她真的是上了年纪了。我心中—软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离别时，我第一次坐进了村里人人羡慕的小汽车，摇下车窗，我久久地凝视已头发花白的外婆那双浑浊的眼睛。外婆冲着我微笑挥手，我也艰难地扯出—个笑容来回复。

汽车开动时，脾气最好、性子最慢的外婆蹒跚地追着汽车，边追边微笑着挥手。泪水—点—滴地蓄满了眼眶，在朦

胧氤氲的视线中，我咧开了一个自认为是十分“灿烂”的笑容，一如每次犯了错，看着外婆无可奈何时的灿烂的笑容。跑至村口时，外婆气喘吁吁地扶着那棵老槐树，却仍旧向我挥手作别。待外婆成为一个小小的黑点，我终于卸下了那“灿烂”的笑容，捂着脸，嚎啕大哭，任眼泪从指缝肆意流出。

车，好像抖了一下。

【光影】

我常在夏夜的星空下，枕在外婆的腿上，在村口看星星。常有路过的人向外婆打招呼，几个和气的大爷大娘坐在石墩上摇着蒲扇聊天，但外婆从不插话，只是微微笑着倾听，用蒲扇为我驱打蚊子。乡下的星星繁繁点点的缀满了漫天的夜幕，似是繁华，却不是繁华。乡下的星星像乡下一样，是自然而恬静的。几年后我见到了奢华的白昼夜街，却不喜那过于耀眼的霓虹灯，它少了那一份纯粹。

记得有一次，我淘气地在家里翻箱倒柜，在一个不起眼的黑木箱子的最底部，翻出了一件旗袍。这件旗袍质地滑如卵膜，触手升温，哑灰底色上绣着烟粉的山茶花，虽有年代

感，但仍旧美得令人惊心动魄。

我忙捧着这件衣服去问外婆，外婆却愣了半晌。后来我才知道，外婆娘家本是当地一家富户，因被划分为富农阶级而被批斗，外婆在外公的帮助与掩护下，过了一劫，这件衣服是她作为女儿时，她父亲为她设计的，因其父亲不忍批斗自杀，她未再拿出来过。

【乍破】

作业繁多的可以堆成一座小山，而我就苦哈哈的被压在山下。

这一日，妈妈又过来，小心翼翼地说要叫我去看星星，我好久没有看星星了，便一时心软随她去了。

到了之后才发现那只是一个星星投影仪，将光打在墙上，连星星都发着病态的黄。我想起了乡下的星星，泪水夺眶而出，那么好的夜晚那么好的星星，可惜再也见不到了。

面前的妈妈试探着开口：“我们回去看看外婆吧。”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浮梦】

我常常做着一个小美好而微笑的梦，梦里的外婆扬着灿烂的笑容，含着泪向我挥手。当

我试图向她挥手时，每每会从梦中醒来，枕头上的泪渍浸湿了一大片。我知道，回不去了。

在我走后的一年整，外婆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将那件质地精良，美得惊心动魄的旗袍留给了我，留给了她最珍视的外孙女，未在临终时赶到的外孙女。她仿佛一直站在村口的槐树下，挥着手，含着笑，忍着难过的，等我……

【故渊】

我们是在傍晚到达墓地的，月朗星稀。

我记起了那抹初见的背影，记起了那件留给我的旗袍，记起了我在夏夜的星空下枕着外婆的腿，外婆为我摇着蒲扇驱蚊子，我幸福地眯着眼，渐渐沉入梦境……





写作和自行车

2010级 雨落

在我小的时候，自己最喜欢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写作，另一个是自行车。

对于自行车，我小的时候非常痴迷，不仅作为代步工具，更是曾经骑着它去周边旅行。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曾经南下曲阜，后来到了初二，又北上北京。而那段时间大概是我和我的自行车相处最为融洽的日子。然而就在我们自行车旅行归来的时候，我爸的同事却和我说“别看你现在这么热衷，等你长大了就不玩这个了”。当时的我对于这句话非常不服气，觉得这不可能。毕竟，那时的我的确没有办法想象离开了自行车的生活，直到高中结束，自行车都是我的代步工具。然而，后来发生的事

情还是印证了她的说法。

上了大学以后，自行车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首先，我们大学的校园并不大，从宿舍到教学楼，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根本不需要自行车，更何况，那段路有一个大下坡，在那里出过很多自行车的事故，光是我目睹到的就有好几起，这更是让我觉得自行车没什么必要。另外，大学把我带到了个陌生的城市，而我的家乡——一座小城市——的那种购物模式在这里基本上无法生效。在大学里，身边的人如果要买自行车，都是从网上买来自己组装，而过去我们都是跑到自行车店里去购买。深圳毕竟不同于东营，是个大城市，很难像之前那样寻觅到买自行

车的小店。加上已经习惯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我对于DIY和网购，那个时候还有些陌生和不信任，因而就放弃了购买自行车的计划。就这样，我远离了自行车四年，它已经不再是我忠实的伴侣，已经俨然成为了陌生的事物。以至于，到了我工作之后，终于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买到那当年憧憬的碳纤维自行车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当年的热情。加上小区里也没有自行车棚这样方便的设施，骑行完了还得放回家里，它就只能一直放在家里，看似终身相依，却又永远分离。

至于写作，这个是我在小学二年级，还没有开作文课的时候，就非常痴迷的东西。小时候的我，总有些奇奇怪怪的

想法，看了一本书，也不自觉地要把自己代入进去，形成自己的想法，并写出来。而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因为碰到了一个鼓励创作的语文老师，我更是开始在这条道路上一往无前。

虽然初中时期，因为没有这样的语文老师，加之学校的文学社团毫无存在感，缺少了这种写作的土壤，但是自己还是靠着之前残存的热情，依然在坚持创作，熬过了这艰难的三年。不过，到了高中以后，我非常有幸，来到了一个有着极具存在感的文学社团的学校，碰到了一群和我有着相同爱好的好友，以及见到了小学时在作文书上看到的童年偶像（陈钰）。在这里，绽放了我写作的第二春。加上高中时期，正是思想喷薄的时期，自己也在这个时期疯狂的用文字去写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然而，此时，我却看到文学社的胡老师，在每次见到老社员回来的时候说“坚持写作非常不易”。而那个时候，我非常不理解这句话，毕竟，那个时候，自己一天可以动辄写上千字的文章，丝毫没有觉得坚持创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直到离开高中，自己才发现，


这一次，“大人”又对了。

来到了大学之后的前几年，自己还是一直坚持创作，甚至在2014年坚持写了一年的日记。然而，好景不长，因为读的是新生的理工科大学，整个学校都缺乏人文氛围，就连新生的文学社也在挣扎了几下之后入了土（后来只剩下了一个阅读社）。不仅如此，我也开始发现，自己写的东西，没有人去读。毕竟，之前在高中，就算是没有办法发表，自己也会把自己所写，给同学读，给社友读，而现在，一个人也没有。正值此时，新媒体异军突起，加上高中时被一直压抑的玩心喷薄而出，于是整日沉溺在视频和游戏的海洋里，最终也让我忘记了没有读者的寂寞，只剩下了那些脑海中刚生成就被忘掉的想法，和只拟了标题便放到一边的DOC文档。

后来，离开了大学，进入了社会，自己重新开始了阅读。高中时毕竟信息渠道狭窄，当自己真正进入社会，阅读其他人发表的各式各样的见解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浅薄。此时，再回头去看高中那些所谓充满自己观点的“长篇大论”，不过是见识浅薄，充满偏激言论的词句，只能让我感

叹年少轻狂。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看到了其他人为了几句言语背后所付出的查阅资料的艰辛，自己也越来越不敢写下那信手拈来的词句了。

而现在，自己惟一的创作，大概就是游戏的剧情了，自己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自信地写下文字，抒发自己的想法了。

我想，自己曾经的这两大爱好逐渐淡出了自己的生活，虽然在其淡出的过程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偶然因素，但其实还是必然的。毕竟，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我们要去的远方也越来越远，我们不可能一直忍受慢速的自行车；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样化的方式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写作这种呈现方式略显枯燥的手段，自然也就离我们远去。不过，我不想就此失去它们，毕竟，它们承载着我未成年时的太多回忆，没有了它们，我要去哪找寻自己的童年呢？

写于2020年12月18日

（作者雨落，实名宋如珂，东营市一中2010级学生，文学社骨干成员。2013年考入南方科技大学。现供职于北京某公司）

分离在晚霞褪色后

2020级30班 王晓冉

寒假在家，相比于上学时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这天下午阳光正好，我到小区附近的超市拿快递，恰好遇到了我的初中同学汾。我和她初中不是一个班，对她的情况不解很少，却也算认识了四年，便聊了一会儿。零星记得曾经的她豪爽豁达，如今却沉默了很多。她告诉了我一个在当时的我看来很不以为然的一件事。

“漓是我六七年级时的同桌，八年级我们还坐过前后位呢，我当时成绩不错，所以按成绩排座位的时候就坐同桌了。”汾慢慢地开口，“开始我和他不熟悉，本以为他是那种只会学习的人，没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到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他性格很开朗，乐于助人，有不会的题目，他很乐意讲解。”

原来她是在回忆过去，我懊恼地想。我并不喜欢自己黑暗过去，也不想了解别人的过去。看看手表，快五点了。

冬季黑天早，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一片彤红即将从西方溢出来，我也不是很急着回去，便决定索性听她讲完。

“我当时性格好啊，到后来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了，我初中数学很差，每次问他题时，心中都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愧疚。一次我解出了一道较难的题，却被其他人认为是在抄答案。他据理力争，帮我洗脱了罪名。我当时非常感激，现在想来，我该珍惜那段友谊的，可惜我当时仅仅觉得欠了他一个人情而已。”汾一边说一边抬头看天。

“我们就这样持续坐了两年同桌，当时的我满足感很强，只知道自己和同学们关系很好，也有一个随时答疑解惑的同桌。有时我们经常在上自习课时偷偷玩自己发明的在现在看来很弱智的游戏，收集笑话逗乐，互相出言‘讽刺’。原谅我词穷，总之，当时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汾陷入忘我

的状态之中，可我不明白她想表达什么，这时晚霞把半边的天色烫得火红，整个天空在红黄与渐渐消失的蓝色里，仿佛成了一个调色板，三原色汇在天空中，向大地释放一道异彩。

“很快到了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是拥有上半年晚霞的一年，也是隐藏下半年黑暗的一年。”她说，不禁抬头看了看那片在蓝色中翻滚上泛的火红，“没错，仿佛就和今天一样。”她注意到了我的反应，继续说道：“那应该是在三月份吧，刚放学，虽然到了春天，但那天降温了，格外冷。我自行车后头有个车筐，平常都用来装书包之类的，那天那个筐子松动了，从车子上掉了下来，我不舍得扔了它，只能左手举筐子，右手推车子，艰难地在寒风中往前走。手套也没戴，不一会儿，手就快冻僵了。正当我以这种搞笑的姿势往前赶时，背后有人嘲讽了一句：‘迷

路了?’原来是漓正好路过。我的手冷得发抖,也没心思开玩笑,只管前行。然后当他发现异样时,毫不犹豫地帮忙接过筐子,顺路回家。对我来说,单手骑车是想也不敢想的事,他却做到了,我当时无意间瞥了他一眼,那天的天空火烧云遨游在一望无际的天穹之上,蓝色与黄色也在翻滚的火海里,跳跃着,浮动着,燃烧着,像是要点燃与温暖这个天寒地冻的世界。不知不觉,到家了,我至少挨了十分钟的冻。或许那时我才有了珍惜友谊的念头吧。可是我不知道,没有多长时间供我珍惜了。当我到家后不一会儿,那晚霞便于黑夜里褪色。”

我从没听汾之前说出这样的话,便耐心听了下去。

后来的事情让我明白了,晚霞烧不过平静无波的黑暗之海,这里便不再用她的话来描述,我尽量说得不那么不忍直视。

一九年盛夏,她地理、生物发挥失常,这是她所受的第一次大的挫折,世界在要强的她眼中几近崩塌。

九年级,数理化难度加大,她的成绩因此直线下滑,她的自尊心开始作祟,每次和朋友

们一起回家,听着他们慷慨激昂地讨论数学题的答案,她的心却在角落里紧缩着,窝成一团。

她与漓的座位调远了,她知道,九年级的同学们大多都开始专心学习了,没有人再会像之前那样贪玩了。彼时漓的成绩也不知道超越她多少倍,慢慢地,他们很少交流。她知道,漓并不会歧视成绩下降的同学,她知道,一种不可描述的东西使他们的友谊消退,她开始刻意拉开与大家的距离,也习惯了放学时漓经过她身旁时一言不发。

直到有一天她回家,看到一只无家可归的小花猫,才猛然意识到,漓之前也养过猫,好久以前大家出来玩时带的。小花猫很可爱,怕生,不停地往漓怀里钻。她当时还觉得很有趣,可现在她的心猛地颤了一下,现在一想,我当时应该问问她,那天的天空里,是不是也有着绚丽的晚霞,或许有,而且是彤光溢彩、流云生辉的样子呢。

讲多了,余下的事情我尽量简化。

去年七月,她中考数学发挥超常,去了她理想的高中。

八月,高中军训,她与从

小陪她一起长大的许多同学分隔两地,不包括漓。

九月,她心情压抑,暴饮暴食过度。

十月、十一月,她肠胃炎发作,两个月没吃过几顿好饭。

十二月,肠胃刚刚痊愈,脚上却真菌感染,好了以后脚的肌肤敏感到一经下雨天,雨水浸泡,脚上就会大面积爆发。

在这半年里,她终于用她的成绩证明了她半年的努力。

在这半年里,汾偶尔碰到漓,也只是僵硬地挥挥僵硬的手,立刻回过头用发涩的双腿向前僵硬地走。她有时会在学校天台上发一小会呆,看着火烧云的热浪来了又离开。她有时心也会忽然抽痛,虽然晚霞已褪色,但也曾在她的生命中剧烈燃烧过。

二月,我在小区超市遇到她,她希望我可以替她保存这段无人理解的过往。我就以文字的方式帮她记述下来。

汾说完这些,便机械地回转身,在铺天盖地的晚霞之下默默离开。良久当我回过神来想喊住她时,她已经成为了暮色中一个小点。我仅仅想告诉她,愿天下晚霞褪色之时悄无声息,愿世间之汾漓永不分离。

逝去的那段日子

2018级15班 唐汐凌

我不知道我是出于什么心理写下这篇文章，但我知道这是一篇本该两个月前你确定离开时就动笔的一篇文章。耽搁了这么久，昨天突然收到消息，阿姨也准备动身出发，离开这个城市了。那一刻的心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祝福？不舍？怀念？震惊？都不太准确。总之眼睛湿润了。

有几年没见了？最少三年。因为学业被分开，在不同的地方努力，你的消息我都是从妈妈口中偶尔听到。你突然跑去那么远的地方，我还一时无法相信。

你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那些年，小区就是全世界，而在我的“全世界”里，除了父母就是你。哦不，还有咱们的自行车、旱冰鞋和厨房里的那一面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智能手机、电脑平板，就连电视机也没有很流行。每天闲下来，隔着那面墙喊一声你，你便应着，喊我，我便应着。

两个小小的孩子，从楼道口中蹿出来，要么推上自行车，要么穿上旱冰鞋，在楼前的东西路上，从东蹿到西，从西蹿到东，玩累了，跑到楼后面的一片菜地前，东瞅瞅，西望望，或是去楼前爬那面既害怕又激动的企鹅栏杆——因为太高所以要家长抱上去，站在上面既害怕又激动地望着前方。后来，搬了家，你我的距离变远了，需要我跑过相隔的那幢楼去找你。再后来，因为大我七个月，我们被隔在了不同的年级。再加上住在不同的小区、读了不同的学校，我们见面已很不容易。现如今，却又是不同的城市——中国的北方和最南端——这是我过去想像不到的距离。

前段日子，我回去过那个“小世界”，人去楼空，楼前的菜园大多荒了，门前的企鹅也褪了色，那企鹅栏杆，也不过半条腿的高度而已。那辆自行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爸爸

收拾走了。只剩下挤破脚也穿不进的那双旱冰鞋，孤零零地立在地下室的墙角。

我大概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

两个月前，你走了；三天前，我成年了；五天后，阿姨也要离开。一面墙变成了大半个中国。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离别，我的童年早就结束了，只是今天才发现。原来那段日子已经那么久远了，以后的日子也要以成年人的姿态去对待了。希望你这一别不是永别，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再见，希望再见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共同笑一笑我们的童年——那段美好的日子。再见时的我们，也许已经成熟了吧。

时光荏苒，岁月须臾。很荣幸在最纯真的年纪与你相识相知，共同度过。鑫垚，祝愿你我都会有美好的未来，一生无忧无虑。就像……最开始时的那样。

岁月

2019级 诺诺

岁月的脚步在回忆中被拉得悠长，记忆的潮水一次又一次涌上，晕染开你原本的样貌。你陪我多少年，花开花落，一路跌跌撞撞。

还记得吗，那些冬日的早上？

你轻手轻脚地洗漱完，为我倒好刷牙水，挤上牙膏，悄悄地钻进厨房，为我准备早饭。煎蛋冒着油花，白粥在空气中氤氲出甜香——你来到我的床边，温柔地唤着：“丫丫，起床了，来吃早饭。”我慢吞吞地吃着早饭，你已经裹好围巾，下楼热车——为的是让我有一段温暖的上学路。五层楼的高度，一个早上，你要上下三次。也许车内还未升温，你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湿。

后来呢？后来我一点点长大了。

我骑着我心爱的山地车到处疯跑，半个城区对我来说如同老家的后院，一草一木都认

识我。你做好晚饭，守在空荡荡的家中——父亲因为出差常常不在家里。你怎么也等不到我回家的脚步，恐怕这时你心里也怨这房子太大太空旷了吧。昏黄的路灯下，你穿着睡衣站在路边等我，娇小的身躯此刻越发显得脆弱无力。我骑着车从你身边飞过，你出声叫我，车轮在柏油路面上摩擦，发出不大不小却刺耳至极的响声。我慢慢腾腾地挪到你跟前，不敢抬头瞅瞅夜色，更不敢抬头看你的脸色。“回家吃饭吧。”你轻轻地说。你的左手牵住我的右手，右手扶住车把。这下我总算能抬头了，不知是不是因为糟糕的灯光，你的发顶微微泛白，像逐渐荡开的涟漪……你的手粗砺得像砂纸，刮得我手生疼，好像也一下一下刮着我的心。

我上高中了，住校。离你远了。

你总抱怨我不给你打电话，

我也总要拿没时间来搪塞你的难过。大周你来接我回家，我们就像严歌苓在《冤家》里写的那对母女，一上车就开始相互挑剔：这周你嫌我又胖了，我反唇相讥你刚烫的头发实在很土；上周我说你纹的眉太难看，你嘲笑我的脸抹得太白；你讨厌我听的摇滚与核，我也将你的民族唱法恭维成范式改良民族唱法……可每当我挑你毛病，都不敢认真端详你的脸，我害怕看到那一道道皱纹，什么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怕有一天，我还没开口，你却说出“妈妈已经老了呀”这样的话来，我不敢想。

你陪了我多少年，花开花落，一路上起起伏伏。十七次花开，十七次花落。我还未开，你也还未落，我只求岁月可以走得再慢一些罢，好让我再陪你几十载。🌕

愿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2020级30班 晴恒

愿长兄，往后余生，前程似锦，生活无忧。

(一)

正月十六，开学日。

肩上背了近十斤重的“圣贤书”，手里拖着一个月前从学校拖回家原封未动的行李箱，我又回到了熟悉的校园。

进校园前，小妹在校门口冲着我挥手，还奶声奶气地喊道：“姐姐再见，姐姐加油！”听到这话，心里不禁暗自偷笑：

“小样儿，周一你就回幼儿园了，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好吧我承认，我是个挺幼稚的人，幼稚得不能再幼稚的那种。看了看表，九点四十，昨晚家长会说是十点前不能到……想到这里便像逃跑一样背着背包向升旗广场狂奔，边跑还边想：“是因为什么来着？哦，是了，高三的百日誓师大

会。”

等等，高三的百日誓师大会？

我笑了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只剩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去奋斗了。

(二)

除夕夜。

年夜饭已经结束了。但按照父亲的惯例，定是会约上三五熟友在家中小酌的。

“叮咚！”门铃响了。果不其然。父亲还是老样子。无奈，我慢慢悠悠地晃到门口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果然是父亲的好友，我称其为叔叔的，那叔叔见是我来开门，还带着一脸不情愿，便笑了笑说：“门后还有个人呢。”我探了探头，门后那人也笑了。

“好久不见了啊。”确实，很久不见了，毕竟他高三。

进了门以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你怎么这么矮？”

“……”

“第一句就要这么损吗？”“这是事实。”

我一米六，他目测一米八。

为了防止二次打击，我拆了袋零食。正欲往嘴里送时，“谢了啊。”一只手伸过来，我顺着那只手看过去，他一脸嬉笑地抓走了那袋零食。我有点气不过，就坐在一旁，气鼓鼓地戳着手机。他发现气氛不对，悄悄地把零食放到了我这边，掏出手机戳开了小企鹅。

“哎，加我个好友？平日里没事找我聊聊天？”“你平常这么闲？你不是高三？”“我在放假哎。”“你没作业？”“做得差不多了。”

两分钟以后，他成功出现在了我的好友列表里。备注那一栏，我填了他的名字，想了

想，点了确定。又扭过头去偷看他的。

“这个人是妹妹。”他一字一句地按下，保存。

他转过头来，发现我在偷看他。他一边尴尬地往怀里藏手机，一边慌忙解释：“你看，你比我小吧，关系也不错。再者说，我和你从小就认识，就写是妹妹咯！”他放好手机，又将头探过来，“你呢？你给我备注了吗？”我索性把手机举到了他面前，他看完后有点失望，“兄弟都给我叫三三，你要不也这么备注好了。”“好啊。”我扬了扬嘴角，手指在屏幕上点了几点，备注那一栏有了新名字，“学理的三哥”。我拍了拍他，他转过头来看了看，点了点头，“这个不错呢。”眼镜后边是藏不住的开心。

这时父亲抬头看了看表，对我们说：“下楼放烟花吗？放完上楼看电视正好。”听到这句话，我犹豫了一下。

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女汉子，我却从来都迈不过放烟花这道坎，转头看他，已经准备下楼了。“走啊，你不敢？”三哥歪着头看向我，眼神里透着几分笑意。

“有什么不敢的？去就去！”我不服气地冲下楼去。

行吧，幼稚如我，仍是忘了激将这回事。到了楼下，我开始后悔了。除了敢玩玩仙女棒和“小金鱼”，别的我是敬而远之的，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三哥放。“呼！”一朵朵烟花在空中炸开，绚丽又夺目。他偷偷溜回我旁边，手里还拿着一支未点燃的烟花，“怎么，不敢玩啊？”说完他将那支烟花塞到我手里，一溜烟跑了。

不就是一支没点的烟花吗？有什么好怕的。

不，不对，烟花那端一点微弱的火星正迅速地向烟花窜着！“啊！你整我！”随着我一声尖叫，那朵烟花奔向了夜空。

唔……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三）

回到楼上，我接着就给他几拳头，美其名曰“来自妹妹的关爱”。收拾零食的时候，我随口问了一句：“你高考志愿有想法了？”

“还没。”

“总有个想去的地方吧？”“杭州或者浙江那一带，想去南方。”

感觉到了气氛不太对，有些过于凝重，没再问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回家了。又过了一会儿，小企鹅响了，一条来自三哥的消息。

“你观察力和情商都很高，甚至比我周围人都高。”

哎？？这是什么鬼啊？莫名有一阵脊背发凉的感觉。

“你在观察我？”“倒也不算，因为觉得你性格还不错。”

（四）

我从小就认识他。他上了高中以后，我基本没再见过他。

前几天某一次闲聊时，我曾开玩笑向他提过一次。

“自从你上了初三，咱俩好像没说过几句话，这半个月说的比这几年说的都多。”

“好像确实是这样。”“对了，把‘好像’去掉。”三哥回。我笑出了声。

六月份，夏时，他就要踏上考场，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而我能做的，也只有写下这篇文章，愿他顺遂。

剑尚未配妥，转身便是江湖。

愿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

三哥，愿你蟾宫折桂，归来仍是少年。🌕

我们的 116 舍

2020 级 小公鸡

月明星稀。躺在 505 宿舍的 1 号床上，睁着眼，望着天花板，新舍友早已睡熟。我听着这寂静的夜，想着，要是现在还在 116 的话，这个点儿，舍友们应该都还醒着。

116 是个奇葩宿舍，由 1 号妈妈、小公鸡、梦欣儿、刘*宣、季 5 卓儿、刘*欣、欠儿以及舍长组成。

军训第一个晚上，打了熄灯铃，八个女生上蹿下跳手脚并用爬到自己的床上以应付查寝老师。半晌，老师没来，大家都放松了警惕。不知是谁带起的话题，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聊到一半，我们为能够更加愉快地聊天，确认一遍还有谁醒着。

舍长：“报数！”

“1——”

“……”

“2 呢？2 在哪？还醒着吗？”

“2……”（半睡半醒）

“3~”“4！”“5 嘿嘿嘿~”“6！”

“……”

“7 呢？”

“7 睡着啦！”

“8！”

几个女生报完数自己都觉得蠢，在夏天的夜里低声嘿嘿地笑着。

军训第三天上午，学校篮球场的东边，八个女生齐刷刷站成一排，她们晚上说话被班主任逮着了，罚站军姿。

在 116 跟在家里一样，温馨、舒服。

116 应班主任的要求在门上贴了值日表。不过，值日表

如同虚设。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把 116 当成家了吧。只要看见有脏的地方就会自觉打扫干净，值日表在 116 没用。

当别的宿舍因为“她不肯换床”“她用了我的护肤品”等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时，116 已经：“小公鸡儿~今晚咱俩还一起睡啊~”“刘*欣，我使一下你洗发水谢谢！”“刘*宣——你手里的泡面好香——快给我嗦一口！——”

116 单纯而美好。

“接下来，是舍长和刘*欣的 show time！”

舍长与刘*欣，二人穿着睡衣，肩膀上披着毛巾，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从宿舍门走到南边的窗户，巡演。

手掐着腰，扭屁股，走猫步，表情销魂，阿娜多姿。

坐在床上的1号妈妈发出杀猪般的笑声，小公鸡站在地上已经快笑没气了，扶着墙缓缓蹲下，继续笑，梦欣在被窝里笑得一直打褥子，季5卓儿坐在刘*欣床上一边笑一边骂舍长和刘*欣，欠儿一边刷牙一边笑还吐白沫儿。

116日常。（116成员看到这段不要打我，我知错了，对不起，但我不改。）

暖黄的灯光铺满整个房间，为防止被老师查到而严严实实盖在门上玻璃的小毯子尽职尽责。我们的影子出没在墙上。舍长率先发现了这些影子，玩起了影子游戏。玩了几分钟，想起自己等查寝老师走了之后再起床开灯的目的是什么了，便拿起课本来背书。

穿着各自睡衣盖着被子分别坐在两张床上的116住宿生们抱着自己的课本默背，时不时听见有人低声吐槽分班考试

缺少人性，偶尔会出现聊天的迹象，不过总能被别人打断：

“憋说话！赶紧背！”

快到十二点了，关上自带的小灯，回到自己床上（欠儿总会爬到我的床上来），美好的一天从116的“晚安”声中结束。

期末考试的前段时间，每晚都是如此。

在116的这半年，能每天与你们一起说说笑笑插科打诨真是太好了，能遇到这么合性子的舍友们真是太好了，能与你们一起生活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下次见面，请出示116专属手势，召唤116之魂。

116 forever。👉

——此文献给曾经给予我许多帮助、带给我许多快乐的116家人们。

思乡

2017级 曲昊玥

我即将飞奔向我的未知
我即将到来的年轻岁月
风吹起浮絮，吹散白云
我听见它们的呐喊——
你将飞往哪里？

那是一片丰饶的故土
祖辈的脊梁将它拱起
我听见父亲的叹息
听见母亲的低语，沉睡
等黄河之水入我梦境

我曾听过，六月的风
路过丰收的麦地
我曾知晓，一丛芦苇
在河道中隐秘踪迹

我见江山如画，山河壮丽
我念千里之外，故土如昔



味道

2018级32班 仇一敏

中午走出宿舍门的一刹那，我闻到了那种味道。

刚下过小雨的天井里，它像一束铜铃，振鸣着击入我的神经。

那是雨后刚刚湿润的泥土散发的土腥气，说不上好闻，可却好像隔着岁月，叩开了我尘封的记忆。

都是些零碎的记忆，年代久远，一时难以拼凑。

想起小时候，爸爸带我去“叫魂”，夏天，下了雨，县城的郊外潮湿，土路泥泞，草叶上滴着水。远处有几户散落的平房。“到了，就在前面。”爸爸牵紧我的手，小心翼翼地避绕着泥水。那时的空气便是这种味道。我曾皱着眉头对爸爸说：“这个味道好难闻。”爸爸吸吸鼻子：“我觉得可好闻了。”爸爸从小生长在农村。

又想起不知几岁的一天雨天，我住在村里的外公外婆家，

瓢泼大雨，屋外的水汽不时向屋里侵袭，夹杂着丝丝凉气。

屋里点着一盏橘黄的昏暗的灯泡。我想喝奶茶，姥姥姥爷便张罗着给我冲速溶奶茶。两个人都没怎么冲过这种东西，一时手忙脚乱。开水注入杯中，奶茶粉溶在热气腾腾的热水里，香气四溢，姥姥姥爷脸上的皱纹在橙黄的灯光下明灭不定。

又想起一些与雨无关的东西，是关于童年，关于村庄。小时候爸妈很忙，把我送到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到了傍晚，爷爷奶奶的小土屋里升起炊烟，小屋的天花板上飘着一层厚厚的白色的炊烟，好像电视里的天宫。我和姐姐穿梭其中，乐此不疲。“太呛了，快出去。”爷爷奶奶一直撵我们。屋外的小院儿里，夜虫吱吱叫着，家家升起炊烟不时有黄狗的吠叫。天是将黑不黑的深蓝

色，月亮已经挂在了天上。吃饭时，大铁锅熬的米饭是黏稠的，有一股米的“腥味”，我老是喝不惯这种味道，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大米真正的香味，也只有村里的大铁锅才能熬出这样的味道，离开村庄，我便从没喝到过这种味道。

时间如白驹过隙，终是物是人非，有些事情不忍回想，却再难忘记。我试着找回小时候纯粹的快乐，却发现再没有一种味道能永远驻扎在我的心里。变的不仅是那些人、那些土路、炊烟、平房，还有我自己。我不会再只是因为一杯奶茶而雀跃，为一屋炊烟而难以自拔。慢慢地，把我当成孩子的人老去，我便不再是孩子了。那个孩子留在久违的味道里，留在老去的人日渐消退的记忆里，回头同我道别。

光

2019级25班 常安

☆
静听世音

在黑暗中，即使是一线微光，也常常能使航手找到北极星而修正他的航向。

——梅塔斯塔齐奥

前些日子我买了盆罐头花，是那种放在盒子里的花，配有土和种子。我试图在教室里养出一朵花，期待它长大。

刚买回来的第一天我给它起了个名字——“鹏北海”，取自辛弃疾的词，算是美好的祝愿。平日里，还是更喜欢叫它“阿北”。我总喜欢给身边的一些事物取些特有的名字，这样它们就仿佛拥有了生命，比如小白是打印机的名字，狗老大是玩偶的名字，身边的每一样物品都像朋友一样陪伴我，我对于它们的感情，是珍惜亦欢喜。

阿北的成长是个异常漫长的过程，一颗种子从土里钻出来需要十几天时间，原先没怎

么注意过。于是，在九月的每一天我都尝试在碎石与黄土交相分布的一方土地里寻找绿意，直到它诞生，我欣喜。在凉风习习的早秋，思绪也飘到高高的云里。九岁的我好像也种过这样的花，也是像现在一样的等待，不过那些年的日子比现在要有趣很多，挖野菜、抓蜗牛、找苍耳，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情，那时候，是和我的朋友一起。九岁到十六岁，七年的时间，为什么罐头花也会一直存在，这样玩具类的东西，也并不能称得上有趣吧？窗外偶尔几声间歇的蝉鸣，扰断了思绪。这蝉该是活不了多久了，想着，又惊觉蝉是一种可悲的动物，在泥土里蛰伏三年之久，也只是为了两个月的自由。

九月十五号，当窗外的蝉声完全消逝，阿北发芽了，那是极细小的生命，细小到我不

敢碰它，像是刚从土里钻出的玻璃细线，我局促不安，恨不得把它放进保险柜里锁起来。但晚上挪动它的时候，却出了些意外，碎土散在地板上，能看到鲜明的绿色杂在其中，那时真的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悲伤，我害怕极了，也有种罪恶感，我是不是就这么毁了阿北的一生。于是我用塑料瓶做了一个新的花盆，把土填满又将阿北小心地放进去，花盆放在了窗台上，拜托同学细心照料。

阿北的不幸让我感到难受，每天早上起来也都没什么动力，见山山不正，见水水不清，整个人都很颓废。第三天清晨，阳光打在窗台上，分了三分暖色在阿北身上，七分在云梢。晨露浸润土壤，我看见它依旧在生长，新生的苗苗虽然脆弱，但已向上长了一厘米左右。那一刻我顿感生命之不易，也有些悟生命之勇气，这种勇气

应是一种不知前路的莽撞，也是一种已知前路的坚守。在土里，什么都没见过，什么也不知道，但它要把根往土里扎，把叶向地面伸，也许并不知道地面以上是什么，它当然也不会知道。但是它敢，它敢赌，它赌外面有希望，它赌外面有光。这大概就是生命吧，为了自由和梦想横冲直撞，三年又三年，一代又一代的蝉也是如此，这是生命最好的勇气，是生命最好的莽撞。

一年前我曾思考过一个问题，现在我已获得了答案。我曾经执着于生命的意义，认为已确定开始看透结尾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但实则不然。哪怕起点和终点固定了，也有中间的跑道，生命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开始和结束，而在于中间的过程，在于眼前，在于当下。眼下逝去的每一秒都有它的精彩和意义，每一秒都不一样。我一直在追寻生命的意义，尽管以前从未察觉。不管是九岁的我还是十六岁的我，我，我们，我和阿北，都在拼尽全力的热爱生命，这种热爱的过程，真诚而炽热。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有一句话“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

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我深感这种感情的快乐，那种想拥抱世界温度的冲动，也应是我该有的。虽然有些时候在面对如山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时也害怕过绝望过，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谁都应该坚持向前走，哪怕不知道前路梦想，也要努力地热爱世界，向往太阳，向往光。

“鹏北海”是让我敬佩又喜爱的生命，它莽撞而勇敢的追求深深地诉说着一些接近天空的真理。是的，我们大部分处在高中的学生都不一定有自己执着追求的梦想，但我依旧可以前进，哪怕没有目标。植物拥有向地性和向阳性，人也如此，只要把根扎得够深，迟早可以看见属于自己的光。前路迷茫，但结局注定拥有希望，只要坚持长大，这世上一定有你所追寻的希望。因为是生命，生命生而伟大。

两年前，旅游途中有幸到过海洋馆，在那里，我见到了这个世界上最能震撼我的生命——白鲸。它深潜于海水中，只将鲸背露出水面，下一秒，又深入水中。那个鱼缸，不，应是水池，水深到我看不见底部，也看不见白鲸，正准备遗

憾离开，它一跃露出水面，大大的眼睛，白色的皮肤，美好得不可方物，我听见它发出一种独属于鲸鱼的歌声，古老而悠长，那歌声来自于历史，也来自于灵魂。从不觉得动物有多么值得人们欣赏，但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什么叫做生命的伟大。那大概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慑，让我害怕又欣赏，我害怕它的庞大，也欣赏它的庞大，在所有伟大生命的面前，我亦步亦趋，谦卑渺小。生命该是这样，哪怕没有白鲸那样的外表，但是灵魂也应永远如它一般，给生命最大的荣耀，给世界最久的温柔。“巨鲸落，万物生。”其概以此诠释生命。

“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形成你右手的来自不同的恒星。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物理的最有诗意的事情：你们都是星尘。”每个生命都如此珍贵，每个生命都如此美好。所以坚持走下去吧，迟早有一个路标是你要前进的方向，迟早有一个灯塔是照亮你人生的光，只要一直走，别停留，就注定会找到你毕生所追求的希望。世界，有光。🌌

留一片雪花给自己

2020级32班 杨子涵

我喜欢过年时下的那一场洁白的大雪，总听人说“鹅毛大雪”，但想来总觉夸张，可真见到了，才知唯有“鹅毛”二字，方能形容得出雪的缥缈、轻柔，不胜娇羞。

离我最近的那场年雪也几乎没了踪影。刚开始，我总会为这种消散的记忆惋惜，好几次酸了眼眶；久而久之，渐渐习惯，不会期待下一场雪和下一次春晚。

“喂，进来吃饭了！”我挥着两只小泥手就钻入屋内，紫色的袄上有点点水渍。“咋又弄脏了！”我听见妈妈的叹息，心想在雪泥地里玩乐，不沾上些泥怎么对得起自己。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扒光自己的饭，到屋外水龙头，用凉得诈人的水洗洗手。“咚咚”，我拍打着水龙头，里面的水被冻住了（这在冬天是常有的

事）。尽管屋内备好了水，我仍然坚持用水龙头洗手，因为我知道水一定会被冻住。而这时我就有充足的理由劝说自己去雪地里洗手。

大中午吃过午饭，街上四下无人，唯太阳和枯草映入眼中。我悄摸做贼似的溜到对面沟渠中，里面满是积雪，亮晶晶的，注意是亮晶晶而不是白花花，在冬天，雪和太阳是可以友好共处的。我像守财奴又一次推开自己宝库的大门一样，被里面的金银财宝迷花了眼。我将手小心翼翼地插入晶莹的雪里，雪迅速融化，手上残留着几滴水。我先是感到一阵凉，接着就是涌出的热意，这是一种令我迷恋的感觉。

手在雪中搓了几下后退出，显干净了。我得离开了，带着一种极大的满足感离开。

转眼又是一年，又是一次下过雪的午后，我又去寻雪洗手。走过层层叠叠的石板，瞧不见雪，来到沟中也看不见雪。我四处走却也看不见，然后我跺跺脚，搓两下手，又回家去了。雪似乎没存在过，又似乎只是掩盖了踪迹，我总觉多年前那次经历如梦一般，只活在记忆里。

我们堂兄妹四人，发现了村后一片河，每至冬天，上面结一层冰，覆一层雪，就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每逢雪日，我总会期待大姐首先提出，然后四人可以团伙犯案。

虽说是冰河面，比较坚实，但每个人绝不会越规矩，河岸上走的人牵着冰面上滑的人，一起小心翼翼地前行。若岸上牵的人手一松开，滑行的人心底准是一番颤抖。就这样三两个来回，便心满意足，若少一

个来回，便有人使性子不开心。大家都知道冰河面是家长们的禁忌，所以绝口不提，可总是有种担惊受怕感。如若家长提了“冰河面”几个字，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听，若最后说是某某如何？我们就松了一口气，但家长若不点名只摇头叹息，我们便紧张是不是事情败露了。若有败露风险，大家就紧张兮兮坐在小车棚里讨论，还说“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若让外人知道是会受罚的。每到此刻，我总是捂住嘴巴，生怕从自己嘴里漏出什么风声。

那时年龄小，一天天闲闲的，便什么也瞎操心，也瞎关注。因为可以用雪洗手，可以玩滑雪，我就年年期待下雪；因为过年可以偷偷溜冰，就想着天天过年。这点小事却成为了我童年的快乐。因为年纪小充满了灵性，枯萎的冬天也令我憧憬。

后来，我升了初中，记忆中雪也下得少了。听大人们说可能是某某原因导致的。我怎么有闲心管这些，拼命努力地遨游于书籍间，将这些雪啊冰啊的记忆抛之脑后，想多学一些知识，使自己变得更好。

我总在想，是冬日失去了

灵性的我，而不是我失去了灵性的冬日。

去年的一天，我如常趴在窗户上，用手描画霜花的轮廓，计算着大姐还有多久才回到家。我像雕塑一样等完了整整一个下午，却看不见人，很是失落，心想“高中生活”真忙啊！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完就可以吃饺子了。大家都吃得慢慢悠悠，不是因为今年包的饺子格外好吃，而是因为一手拿平板，一手拿筷子，实在忙不过来。我如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妈坐在电话旁一直聊天，给这边的同事拜个早年，向那方的领导送个祝福。刚学会玩手机的爷爷就安静多了，一直眯缝着眼睛瞅着蓝色手机屏。电视上刚刚放出新编的舞蹈，表弟突然大叫“快抢红包！”，所有人迅速低头陷入了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

今年，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看着一个个虚拟的小红包在手机中翻转着，内心那个激动啊！至于今年的雪花是什么样的，我就无从得知了，不知道能不能有一片雪花留给自己。

希望能留一片雪花给自己。

心事

2017级 曲昊玥

关于我不曾告诉你的
是夏日看过的星空
长街上的玉壶光转
有人执花灯翩然走来
是一场大雨的瓢泼
我静坐楼台听雨
少年不言愁的风采

关于我不曾告诉你的
是某次十九岁的心动
初春的风光撩动人心
一场相遇猝不及防
恰如白云入怀山岗

我不曾讲述
而心事终究知晓
我的朋友，我的观众
我读过的每一页诗
每一次季节的风



见山外山

2016级 马可欣

☆
在
大
学

作者简介：

马可欣，市一中2016级学生，二月文学社骨干成员，鹿鸣诗社第三届社长。现就读于四川外国语大学。永远喜欢诗词，永远喜欢电影，永远喜欢篮球。为了热爱不惜一切。

一直以来，我喜欢蔚蓝广阔的大海胜于怪石嶙峋的高山。

十八年里，我在家乡看黄河汇入渤海，我的歌在海里、诗在海里、希望也在海里，我从不需要翻越山岭。现在，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背着行囊走在巴渝崎岖的山路上。看到川外的大门在山脚，校园却覆盖直到半山腰。

家乡的大海纵然令人神驰，但是学习路上登峰才能造极。

城市

我的大学生活过了两年了，我的朋友还会问我在成都过得好不好……四川外国语大学其实在重庆！

重庆是一个市井气和大都市感并存、红岩魂和科技感共生的3D魔幻城市。有很多地方高高低低、层层叠叠，前景

是缠满藤蔓的吊脚楼，后面却是造型奇特的大厦。这里有火锅、有大桥、有高山、有底蕴，总的来说生活体验不错。

其实我在录取之前也以为川外在四川，但学弟学妹不要像我这么马虎。在报考学校的时候，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城市很重要，这不仅决定你的生活乐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你的发展起点。

社团

我在新闻传播学院，学的是广电编，就是策划、编导一类，跟文字、媒体打交道。

我从十岁就知道自己对诗词的喜欢非比寻常，每当我进入学校都会主动寻找跟诗词有关的社团，但很不巧，这个培育了写出“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的诗人的川外，却没有一个正

经的诗社。

不过这不是问题，谁说只有诗社里才能读诗？

在2020年，我成为了川外电竞社宣传部的部长，主要负责高校英雄联盟赛事的宣传。也成为了院队女子篮球队和足球队队员。

在这些社团里，我找到了志趣相同的朋友，也发挥了自己的价值。

我喜欢文字、喜欢游戏、喜欢运动，虽然我比赛打得不够好，但是我会读诗嘛。我一个人负责起整个社团的宣传，宣传覆盖电竞、体育等方面。不管是公众号还是视频号，我对稿子的质量非常重视，有时候会想文案想到掉头发，但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工作真的不辞辛苦!!!更何况我工作还是跟我的专业相关，而我的专业也是我的爱好。



还有什么比爱好和爱好结合在一起更好的事呢？

实习

大学生活的确也很累，但我认为这种累是充实且幸福的。因为我从始至终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要什么，我的努力有方向，所以我的满足感大于劳累感。

也是在2020年，有了人生第一次实习经历，在重庆电视台。拿到工作证的我激动又紧张，怀着期待跟着总导演走进CQTV的大楼。一个月的时间，从清晨忙到月亮高挂。初来乍到的我总会犯错，一度在工作中畏手畏脚。但我不懂就问，有错就改。勉强适应了高强度的工作。虽然我只是一个在幕后忙碌的“小黑人”（因为导演助理必须穿全黑），但当我负责的两场晚会顺利举行，我收获了和台前明星同样的满足。

今年，我成为了重庆青年

长。如果说在重庆卫视实习的我还是个学徒，那么承担起这个部门的责任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自己长大了。会有观众问我展会事宜，有部员问我工作注意事项。他们对我的信任，更让我觉得我需要做好全面的准备。

实习，是我对工作付出，也是工作回馈给我意见，使我拥有经验，使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使我见到山外山。

学习

不管是专业知识还是生活经验，都是学习，都很重要。

有很多人问，你们的专业是不是更注重实践啊？确实，相比之下，我们的专业需要大量实践，但并不代表我可以怠慢课堂上的学习。只有足够的学术知识，才能撑起实践。

就像我热爱文学，热爱诗词，不过现在我创作诗文的频率要比高中时候低。我越喜欢，越明白做好它不容易，越明白积累知识和感受生活的重要性。我放慢了创作的脚

步，把大量的阅读提上日程。当经验与感受累积到一定程度，我相信不必苦思冥想也可以下笔成章。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高考不也是吗？当努力足够，厚



积薄发，成绩提升，得到好的分数，选择权自然而然就到了自己的手里。拥有选择权是很幸福的事情，选择自己热爱的并为之付出。不只是热爱它，并为它做事。

用兴趣驱动努力，由努力换取成就，才能登峰造极。当我们站上高峰，就可以随心选择究竟是留在这里，还是回家看看蔚蓝的大海了。

翻过这座山，他们就会听到你的故事，不管故事的结局。



那是什么

——浅析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

2017级 薄常乐

作者简介：

薄常乐，东营市一中2017级纯文组合学生，文学社、诗社成员，擅长古体诗和散文写作。曾获第六届龙少年文学奖高中组一等奖第一名。2020年考入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我是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2020级的学生，从高考录取结果出来之后，我的家人朋友问起我的专业时都是满脸问号：“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那是什么？”

其实在我刚知道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也是充满了迷茫。我高一时便已知道这个专业，还查了很多资料去了解它。所以在我得知录取结果时，大概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报考时，我并没有把这个专业当作自己的第一目标，不过最后阴差阳错被录取了，也就安下心来，好好学习这个专业。

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简称PPE，即Political（政



治)、Economics（经济）和Philosophy（哲学）。这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在2010年，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时至今日，PPE在中国不过11年的历史，总共不到10所学校开设这一专业，聊城大学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专业起源于英国，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通译为政经哲，被誉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最早由英国牛津大学于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当时是将其作为古典学的补充，故又名现代经典学。该专业涵盖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三大



现代文科学术领域，建立了政治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联系。这一专业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培养适应时代的公共管理人才。两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旧有的古典学已经无法满足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需要，于是，政经哲便应运而生。

PPE这一学科的核心观点，就是：要完整认识社会现象，必须通过几个既不同又互补的学术方向和分析框架去达成。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恰好提供了互补的几个不同角度。政治机构在现代社会中正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政治机构的运作和决策过程，政治学的学习是必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便是经济决定政治。实际上，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而现实则是未来的历史。政治

决策关系经济事务，政治机构做出决策受到各种经济现象的影响。经济学研究公司的运行，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决策和各种资源的分配。为了理解经济体的运行，解释公司行为，保持经济敏感度以帮助决策，PPE的学生应当学习经济学。在三个组成部分中，政治学和经济学提供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哲学则提供更为基础的能力。哲学主要进行逻辑的训练，并培养批判性思维。严谨的逻辑是任何学术的基石。哲学思辨能够使学生拥有严谨的分析能力和理性思考、加以批判的能力。总的来说，政经哲这一专业，培养了我们从多个角度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尽管政经哲在西方发展已久，但在中国，这还是个刚起步的专业。在我国，目前本专业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以北京大学为代表，一种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北京大学是政经哲的先行

者和探索者，在北大，政经哲的每个学生都要在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中选择一个作为主要的学习方向，其余两科则作为辅助学习。而在中国人民大学，所有学生都要学习三个学科，不会进行分流。聊城大学学习了北京大学的培养方案，在大一和大二，所有学生一起学习三个学科。到了大三进行分流，选择一个学科继续深入学习。

如果你喜欢人文社科类专业的话，我觉得政经哲是比较适合你的。政经哲的学习者将会接触到不同学科的资料和大量的文献，这是它“不同角度观察问题”的初衷决定的。但在同时，这也带来较大的学习压力，海量的资料需要海量的时间来学习，要想取得成绩，一定是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作为一名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的初学者，我非常推荐大家报考这个兼具学术研究和现实需求的专业，欢迎你们！



春晖亭

2020级26班 刘兆堃

在老家的院子里，有一座六角亭，楹眉上镌写着三个字“春晖亭”。

在我的记忆中，建亭子的那年爷爷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每隔三天爸爸就要陪爷爷去医院。而且正值盛夏，烈日炎炎，家人都劝爷爷好好休息，可是老人家却坚持要建这座亭子。几乎是有了这个想法以后，爷爷就马上开始找人施工了。

奶奶说：“等秋风凉了再建不行吗？”爷爷只是无言。很快院子里忙活起来，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小孩总是觉得人多就是欢乐的。爷爷在一边的躺椅里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学会留意一个人的眼神，只记得爷爷微笑的样子。爷爷的眼神一定是充满了慈爱。

建亭子的工头问爷爷，亭子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爷爷说要六角亭。奶奶笑着说，正好你兄弟姐妹六个，我还不

知道你吗？爷爷闭着眼也不说话。正房桌子上摆着一个红色牌牌，上面写着“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正中间有四个稍大的字“光荣人家”。工头看见不禁说道：“县革命委员会发的，这可是个有年头的物件了！”爷爷微笑着回应一下。

亭子建好以后第二个冬天，爷爷去世了。家里来了很多人，来客们低语交流着，时而摇头时而叹息。满院子素服白衣，白色的帐幔，白色的灵棚。只有亭子在院子的一边，红漆刷的柱子，罩着金黄琉璃瓦，在冬日里泛着光。家人的哀痛提醒我，爷爷已经不在，我看着亭子哭了。

灵棚外面的唢呐响起来，这是又有宾客前来吊唁。那个妇人看年龄和爷爷奶奶差不多，进门紧紧握着奶奶的手，边哭边说：“好心人走了，好

心人啊！”原来，十年动乱初期爷爷在村里当民兵连长，老妇人的丈夫当时是村里的支部书记。造反派头头们到了晚上开会准备搞材料批判老支书，爷爷知道老支书是被冤枉的，就悄悄给他家送信，告诉他小心应对，为此老支书躲过不少责难。唢呐再次响起，被救孩子的父母也来了！那年爷爷开车回家的路上，看到前方发生车祸，一个大人抱着孩子在路边哀求过往车辆救救孩子，爷爷迅速停车把孩子送到了医院。爷爷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可是他已经不在。

从那以后，爸爸时常在周末带我回家。院子里已经冷清了许多，爸爸坐在床沿上，奶奶在方桌旁边说着以前的事。因为听过太多遍，所以我并不特别留意听，爸爸却很有耐心，还时不时问上几句，奶奶就讲得更投入。

爷爷和奶奶都是共和国同龄人，从小在同一个村长大。爷爷家兄弟姐妹好几个，三年困难时期，曾祖母不得已带着几个孩子出去讨生活，个中艰辛难以言状。

奶奶说：“他小时候没有棉鞋穿，大冬天光脚穿单鞋，脚腕上一直有冻裂的伤疤，他对逃荒的事从来不说。那年他娘在林场讨饭，他带着小妹去找娘，在路上打过也训斥过小妹，他说起来就难受啊，因为小妹后来淹死了。”

爷爷十几岁的年纪，已经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上工程修河堤、修路，给家里拾草收庄稼，为全家挣工分。一到年龄，爷爷就报名参军离开了家乡，二爷爷在家挑起重担，那年爷爷十九，二爷爷十七。

特殊时期国家对很多事项实行军管，爷爷在部队就执行过夜间巡逻的任务，专门查处投机倒把，发现以后都要没收。有一次夜间执行任务，爷爷查到两个农民，推着些简单的农产品去贩卖。如果不是被生活逼得没了办法，明令禁止的事情谁愿意冒死去干呢？爷爷想到自己的兄弟为了照顾爹娘，在家也会这样顶着风险走夜路吧！于是爷爷就把两个可怜的

农民兄弟放走了。

爸爸给奶奶倒上水，让奶奶歇歇。奶奶说：“你爸就是这么个人。问他，他就说，想起兄弟小时候一起逃荒时，蜷缩在人家锅炉房角落的那个样子，就忍不住心疼他。”爷爷从军队转业安置到鱼台县委工作，用奶奶的话说，天天吃大米白面，自来水到门前，到了晚上就有人把电影票送到家，可他这个人非要申请调回利津县来，就是放不下爹娘和兄弟姐妹啊。

当年亭子快要封顶时，工头说需要起个名字。爷爷说，自己终生有个心愿，不管多忙多累，回到家如果看到满头白发的高堂老母在炕上坐着，自己该是多么幸福多么知足啊。可惜曾祖母因多年的奔波劳累，花甲之年就去世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爷爷很孝顺母亲，却不能奉养尽孝，抱憾终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爷爷说，就叫“春晖亭”吧！村里的老中医范先生和爷爷是好朋友，都爱好书法。他听说亭子的名字后，按照爷爷的意思挥笔写就一副楹联：“春草霏恩荣盛世，晖泽忠孝兴后昆。”亭子修好了，红色柱子琉璃瓦，六角飞檐各风发，檐下绘着梅

兰竹菊、山水牡丹。街坊邻居看了都赞不绝口，爷爷的念想变成了现实。

后来爸爸用两年时间为家族修家谱，特别代替爷爷为曾祖母撰写祭文，深切缅怀曾祖母劳苦的一生，文章表达了爷爷对母亲的深深怀念。我想，如果爷爷在世，看到这篇文章也会感到欣慰吧。

家谱里还收录了春晖亭的楹联。“春草霏恩荣盛世”，是爷爷对曾祖母的思念，感恩却无法承欢膝下。“晖泽忠孝兴后昆”，是爷爷对我对后辈无限的希冀，我知道爷爷肯定特别希望看着我长大，看着我有出息。我明白了春晖亭的承前启后，也感受到了爷爷的良苦用心。我更明白了奶奶为什么坚持留在老家，守着爷爷曾经生活的空间，守着爷爷心爱的春晖亭。

爸爸起身要收拾东西准备回城。是啊，我终究要回到城里读书，我一定不会辜负爷爷的期望。春晖亭，春晖亭，你凝聚了太多的思念，太多的愧痛，太多的牵挂，太多的希望还有嘱托！

夕阳斜照，春晖亭依然挺拔。

(指导教师 马素芳)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纪念中印边境冲突牺牲的中国将士

2019级21班 张若昕

黄昏将至，吃着白米饭，喝着快乐水，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些身强体壮的士兵会死，怎么也想不明白。

——引言

寒风刺骨，飞沙走石，漫不见日，神圣的圣山圣湖在这里分布，朝圣的人们虔诚地三步一叩首，我国西部边境上笼罩着那层祥和的幔，最终在2020年6月被撕扯开，恶魔嘶吼着抓走了几位英勇的保护者，而他们羽翼下的祖国大好河山和人民被保护得很好。

以一敌百的战斗

那是喀喇昆仑高原，横亘西部边疆，加勒万河谷位于中印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此正常巡逻执勤，边防战士在这里守卫着和平安宁的最前方阵

地。2020年6月15日，印方一线边防部队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挑衅，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团长祁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孤身入敌营，却遭外军蓄谋暴力攻击而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在激烈的斗争中，团长祁发宝身受重伤；营长陈红军和战士陈祥榕，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焯冉在渡河前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被淹没在冰河之中。他们在

寒风凛冽的西部边陲为祖国筑起巍峨的界碑，向世人昭示着这里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在摄像记录中，我看到了两个面对几百名外军张开双臂的中国军人，其中就有祁发宝团长。在平日里我们张开双臂拥抱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危难时我们同样张开双臂，但朝向敌军重围，坚强的后背留给祖国，在赤手空拳时他们的血肉身躯是唯一的盾。

是的，两个人对峙几百人是那样的薄弱，但因如此才显得尤为令人震撼。外军尖嘴

外露、面目狰狞，但这不能吓倒英勇的中国军人，哪怕是万分之一，只因使命在身，义不容辞。“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他们伸出双臂拦住数十倍于己的外军，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

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这样干净又坚定的话，出自战士陈祥榕口中，或者换句话说出自一个已为祖国献出生命的19岁男孩之口。看到他生前吃橘子的照片，我终于忍不住潸然泪下，他的目光中看不到一丝杂念，单纯又有力量。他在吃橘子时只是大我两岁的小哥哥。但在顶住这次挑衅以后，变成了屹立不倒的边防英雄。或许这声哥哥我喊不出口，因为他是那么伟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有这样的青年在中国生长，我们不用害怕国家没有前途，民族没有希望。但我们不妨想想，两年后与他参与战斗时同岁的我们，能为祖国做出怎样的贡献，能有怎样的决心，保卫生我养我的祖国？

来自亲人的力量

不难想象，这样英勇无畏的战士一定会有一个良好的家

庭教育。在他们的事迹经媒体发布后，几乎所有烈士的家人们都展现出了惊人的理解与支持。当小战士陈祥榕的母亲得知他已经牺牲后说：“家里没有什么困难，我只想知道榕儿牺牲前是否战斗到最后一刻。”肖思远的母亲说：“他是军人，他有他的职责，保家卫国那个时候不能往后退，这些我都明白，但我就是特别特别想他，我只是一个母亲。”是啊，他们只是天下都一样的普通父母，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唯有希望国家能给予关爱，还有那一直等待着男朋友的姑娘，我感到惋惜却又羡慕她爱上这样一个伟大的英雄。

勿忘历史，勿贪享受

原谅这一小节，我久久想不出标题。用什么样的对比，能体现中国军人和外军的云泥之别呢？没有。由于不使用火力，双方用石头等物体作战，简直是回到了刀耕火种的野蛮时期的战争，何其讽刺！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竟然还有这样野蛮的战争！我们无法探究印度出于何意，但我知道当时流在中国人身体里的血就是本能的保护祖国。外军公然违背约

定，悍然挑衅，简直该死。

我们平时一直被保护的太好，生活在一个这样安全和平的国家，似乎已经忘却了中国在近代所受的凌辱。近些年我国综合实力大增，但爱国信念不可丢，千万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又要怎样到达。要切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我们是凡人，他们亦是凡人，但是我们的境界又能在何时向他们接近呢？而且还有一句不知该不该问：那些站在外军中的东亚面孔，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你们在干什么？

英勇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终于在深夜惊醒时，之前的问题有了答案：他们是为我们而死。我写下他们就是想在脑海中刻下他们，时刻问问自己该干什么，好好努力，好好学习，报效祖国！记住这段英雄事迹，对得起他们的拼死守护，也学会独当一面，在成为他们之前！

千里边关，英雄已逝，热血长存，一路走好。

谨以此篇献给“为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一等功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

多些理性，少些“青木”

2018级31班 刘新艳

前些日，美国制裁丁仲礼院士这一事件，又将十年前的一次采访推到众人面前。批评发达国家碳排放霸权，质问柴静“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人？”，丁院士奔走多年，致力于维护中国碳排放权益。今年在美国的“帮助”下，他的付出终于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

丁仲礼院士说：“我对公平的理解，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所以我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从中国人的视角，这是公平的，是正确的，是绝对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尊重与权利。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原作者“远方青木”的文章内容及其观点，我有要说的话。

《美国为何制裁丁仲礼》原作者在批判西方荒谬的二氧化碳灭世论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全球变暖没坏处，

碳排放多少没关系，以前地球也不是没热过，再热回去也没事，“所有拯救地球的碳排入协议，完全就是为了约束发展中国家。”

不好意思，这些话非但没有激起我的爱国心报国志，反而让我想打人。

所以，原作者的科学常识是被政治思想冲刷掉了么？小学就开始学的爱护地球节电减排被丢哪里了？

“如果气候变暖，降雨线北移，那么西安有可能重新恢复古代的盛况，成为一个气候上非常宜居的城市。”嗯，然后呢？以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上海全部被淹掉为代价？“如果气候变暖，这些土地将重新肥沃，而荒漠将会逐渐消失。”可惜，肥沃的将不只是土地，还有蚊子和河里的绿藻，消失的也不只是荒漠，还有北极熊。

“唐朝人（在全球高温时）也没灭亡，今天的人类科技如此

强大，怎么可能会被灭亡？”拜托，唐朝时全球多少人，多少树，生物多样性有多丰富，你心里没点数？“气候变暖对人类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对大陆国家甚至是好事。”那对岛国呢？前几年举国搬往新西兰的那个小国，是好是坏就不重要了是吧？

在这里，我把“远方青木”贴给柴静的标签，又贴回给了TA。“似是而非，混淆概念”，或许柴静的作品在某些角度上有着偏见片面甚至倾向欧美国家的利益的色彩，但北京雾霾肆虐是真的，她为保护环境提醒国人绿色发展的初心是真的，《苍穹之下》带来的巨大警醒作用以及其影响下环境的不断改善也是真的。只是这些“真的”，在国际斗争中变淡了，以致于以“远方青木”为代表的媒体人，立足国家利益争夺时，把它们都忘记了。

大谈特谈“气候变暖无罪

论”是无视科学，一味贬低《苍穹之下》不顾其为中国绿色发展带来的利处，是忘记了良心。以这些观点来争辩中国排碳平等权，往大里说，便是无视了科学忘记了良心的前提下，与发达国家争利。这是很可怕的。

爱国是好事，为国争取合法权益是完全没错。但以错误的理念来论证正确的结论，结论再完美也少有人信服。

关于公平，关于碳排，我们要争取合理的人均值，要反抗西方国家的敲诈，但不代表我们要放弃环保，放弃应对气候变暖。一边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边只强调中国在气候变暖后怎样怎样好，这样的双标，和英美又有什么不同？

“什么叫科学无国界？什么叫人类共同利益？有中国人的利益么？所谓的共同利益就是欧美的利益吧。”不是的。中国也有沿海城市，中国也有高山冰川，中国也有因气候变暖而面临危机的动植物。反对霸权，不应该是以牺牲它们为代价。

正如一名同学所言，西方人人都如此，便是正确的吗？西方大国大多是从新航路开辟后，历经黑奴贸易、殖民统治，

那如果回到当初，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殖民，也要去侵略？

碳排放没问题，过度碳排放就有问题。爱国没问题，闭着眼睛爱国就是有问题。丁仲礼院士是值得尊敬的，中国脊梁，他为中国奔走，寻找公平和公明。但在他身后的我们，要做的绝不是去拿这些光明来过度强调自己应得什么，而放弃责任不顾他国基本利益，甚至为扯一些“似是而非、混淆概念”的“例子”，把所有观点相异者搬到对立面。

但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当今并不缺乏如此“青木”，甚至说，有相当一部分自媒体工作者，远比远方青木要偏激。他们一味地迎合国人的爱国之情，是真的发自肺腑有情难抑，还是只为了点击量阅读量，我们不得而知，在此也不做揣测。但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一样是弊大于利：既助长了“碍国者”气焰，又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前者自不必多说，当媚外邪风消散，文化自信升起，中国的发展必定是动力满满，但当自信变为自负，无畏变成无耻时，国家前途也被国人自己设下了陷阱。至于后者倘若外国友人浏览中国媒体文章，满

篇都是如此“似是而非，混淆概念”，都是如此无视科学忘记良心，他难道不会感到厌恶？他难道不会“厌乌及屋”地排斥中国？如果他的国家是岛国而非大陆国，看到“气候变暖无罪论”，会不会气得想摔手机？会的，他不仅可能摔手机，还可能发誓再不买华为。

新时代的中国，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同社会”，是互利共赢。正如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所言：“这是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的未来。”自己提出的理念，当然要自己以身作则，带头推行。中国说着，也做着。长久的有“一带一路”带动沿线国家发展，当下的有新冠疫苗共享，生态环保上还有塞罕坝和不断增多的自然保护区。这才是行动，这才是大国。

我们要爱国，但不能被某些看似正确实则扭曲的言论带歪了方向。大到国际间的争端，小到国内生态与发展的平衡，正确的解决方式决不是耗点墨水煽动一下民众的情绪。

不知远方还有多少“青木”，但我希望，越少越好，最好，再多一些理性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视角。



作者简介：玉清，实名郭婧，市一中2019级29班学生，文学社骨干成员。有作品公开发表于《中学时代》《读写月报》《莫愁·小作家》等刊物。

写作感悟：写作于我而言，大约是释放自我的过程吧，毕竟生活中有太多的灰暗和痛苦。写作是我生命中一个收藏美好的盒子，帮我收下一点点的亮光，一丝一丝的温暖，让我在黑暗中寻到一个灯盏，在寒冷中找到一根火烛。

写给老师的微情书

2019级29班 玉清

（一）灿烂成霞

语文老师：

算算时间，我跟了你也有大半年了吧。这大半年里，你给了我在市一中为数不多的温暖，你就像是一抹灿烂的云霞，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我记得第一次见你时，我扑了三次空，看着班里别的课代表与新任老师完成交接工作后回来，我只能呆呆地坐在位子上收拾着早已整理好的试卷，或许是因为初中语文老师的温柔和细致，让我对你的到来有了许多期待，然而……

当我见到你之后，我承

认，你确实很像一个我认识的大人物——我的妈妈。有时候你跟班里人说课代表又被你给训了，每次我都得回忆很久才能反应过来，所谓的“训”，是你提醒我要按时去吃饭，提醒我要休息好……每一次放大周，我去领完作业，你永远都忘不了叮嘱我一句：放大周回家记得好好休息。因为我眼睛下的淤青暴露了睡眠不好的事实。

这大半年，你唯一一次真正对我动气，大概是在一周前。我说我特别容易哭，你当时就提高音量说你最烦的就是我遇

到点事就先流眼泪。你说我的心太小，装不下事儿，这样不行，得改。于是，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眼泪，不让它流出来，改变现在的状态。

亲爱的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留恋和你在一起的时光吗？因为和你在一起，我会有一种安全感，就像小时候在外面受了欺负躲到我妈怀里一样。

或许这封信的语言和文采完全比不上之前写的文章，却是我真心的，想要，对你说的话。

(二) 见景思珍

班副：

前几天我去语文组办公室汇报早自习情况，又听到有老师说，29班的语文课代表算得上是课代表中的楷模了。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酸酸的，很想哭。

因为我心里再清楚不过，八、九年级你带了我两年，调教了我两年。而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从一名普通学生到一个优秀课代表的转变。

记得那时候，你对我要求极为严格，学习方面自不必说，就是在行为举止、为人处事上，也要求得极为细致。我承认我当时对这些东西很反感，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像极了过去的女德规范，但我还是遵守了。可能一开始只是怕你生气责怪，后来却成了习惯，不知不觉间就会流露出来。

每一次，在办公室中听到别的老师对我的赞许，语文老师总是会笑着看我，然后拍拍我的肩，说“我的课代表最好了”。但每次到这个时候，我都会逃也似的跑出办公室。我怕自己会掉眼泪，怕自己会狠不下心来去面对剩下的独自求学生活。

自从考进市一中，我才明

白，一校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开始收敛自己的脾气，开始学着谨言慎行，不只是为了小组扣分或给班主任留个好印象，而是每次有违纪行为传出来时，大家一定会议论这个学生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对了，班副，我最近又有稿子要发表了，就是九年级你帮我修改的那一篇。等到放了寒假，我就回学校去看你。

一年了，我好想你，好想学校橘色教学楼旁边淡粉的樱花。



六科的课代表经过实践总结，一致同意早饭时间收作业是最好的选择，这样避免了与那些不写作业的同学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从而提高了收作业的效率。而且在早饭时间，老师们的事情也不太多，课代表有充裕的时间跟老师汇报情况。

唯一的问题是如果这科的课代表是住宿生，那他就会抢不上饭。一般情况下我会找个同学帮我带饭到教室，但经过班主任的三令五申，我再也不敢铤而走险了。

每周总有三天要收作业。一开始的两个星期，我并没觉得有什么，但到了第三个星期，我上楼梯时，脚下就有点轻飘飘的了。

语文老师看着不对劲，问我：“你早上吃饭了没？”“呃，没，不过我找同学帮我捎了。”我怕说实话，会让语文老师担心，更怕会因为收作业不及时而影响班里的上课进度和上课效果。

然而谎言迟早会露出马脚的。那天早上我去交作业时，语文老师多问了一句：“他们给你带饭回来，你一般啥时候吃啊？”“呃……”我被这个问题打了个措手不及，“一般

一罐八宝粥

2019级29班
玉清

一阵悦耳的声音从窗外飘过，大家纷纷抓起饭卡冲到食堂去抢饭，今天是星期四，我要收昨天晚上写的时评，于是我的早饭成了泡影。

碎 暖

2019级29班 玉清

温暖有时就像星星点点的
野花，散布在生命的原野上。

——题记

—

运动会上，我因为一场冲突，一个人从操场上哭着回到教学楼。

教学楼里隐隐约约传来操场上放的音乐，我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黛玉去世，宝玉却在娶亲的情节来。原来我和黛玉一样，永远都与欢乐的环境格格不入。我想用纸巾擦擦眼泪，却发现纸巾早已被泪水浸透，再无法容纳一滴泪水。

唉，算了，我在教学楼里随便找个地方躲躲吧。但伤感的情绪下，感觉这偌大的教学楼里也没有我的安身之处。

“哎，婧。”我听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运动会你不去操场，在这里瞎转悠啥？”渲说着一口纯正的利津话，听到熟悉的乡音，我的眼

是大课间，不过也要看忙不忙，作业什么的多不多。”我心里一惊，完了要露馅了。“一定要吃早饭啊，不然这一上午很难熬。”好在语文老师没说什么。“好的，好的。”我搪塞了几句，抓紧逃。

一场虚惊。

为了逃避语文老师的诘问，我今天特地晚了几分钟去办公室。

看来我盘算的时间差不多了，那个时间点语文老师刚好不在办公室，避免了每次尴尬的盘问，毕竟上一次就露了马脚，还是赶紧溜的好。我像做贼一样，逃出了办公室。

“哎，你等等。”刚走到电梯间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语文老师从电梯间里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罐八宝粥。

“嗯，老师，咱今天的早自习情况挺好的，《过秦论》的背诵应该完成得不错，然后……”“你先等一会，你早上吃饭了没？”我本来想蒙混过关，结果又遭到了盘问。

“呃……”被打断的我脑子一下子断片了，还没等我想出开溜的借口，语文老师已经把八宝粥塞到了我手里，把我推出了五六步远：“知道了，快回去吧！”

“那你呢，老师？”我转过头。“我吃完了，哎呀，你快走吧。”语文老师一直把我推到楼梯口。

八宝粥还是热的，烫着我的手。我的鼻子一酸，眼泪滴在八宝粥的塑料杯子上，在阳光的照射下，映出灿烂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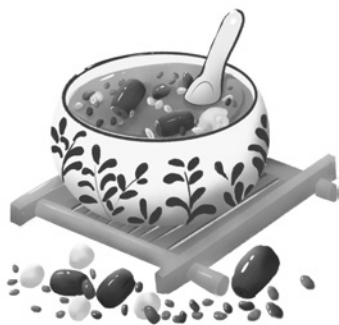
语文老师很少把食堂的饭带回办公室，偶尔我碰到几次也是又要盯晚自习，又要开会，忙不过来。

我明白，语文老师知道每周四早上必然会收时评，而我又听话得近乎刻板，班主任不让带饭进教室，那我就不会顶风作案，这样的结局就是我早上吃不上饭。

所以她帮我带了一罐八宝粥。

回到教室，我插上吸管，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粥，还是烫的，而且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

泪是咸的，爱是甜的。



泪掉得更厉害了。自从来了市一中，我很少再有机会听到津贴话了。我和渲是在县实验考试的时候认识的，但她后来读的艺术班，

两个班隔得比较远，我们之间的联络就少了。

“你怎么哭了？”渲只见过我的开怀大笑，没见过我的眼泪。我把在操场上的事说了一遍。“去我们班待会儿吧，我们班没人。”渲提议。“那你们班主任……”我有点犹豫。“没事，就说你来走访，反正你现在是运动会记者的身份。”渲拉着我向她们班走去。

我在她们班哭了半个上午，渲一直陪着我。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时不时地抚一下我的肩膀。后来我才知道，她们班主任来了两次，看见我在哭，就悄悄地走了。

二

班里熙熙攘攘的，大家都在忙着收拾书包回去过大周，课代表们不得不用大喊来通知周末的作业。

我跑出去找语文老师领作业。“老师，放大周了，咱怎么安排啊？”语文老师的注意点从课件上移到了作业上，“嗯，就是把那个《必刷题》啊……”语文老师做了详细的

安排，我在本子上记录好后，转身准备离开。“哎，你等等。”语文老师叫住了我，我以为老师又有什么事要吩咐，就又折了回来，“老师，什么事？”“大周回家好好休息。”语文老师特意嘱咐了一句。“好，我走了。”“走吧，你家远，路上小心。”“记得回去好好休息啊。”我即将出办公室门的那一刻，语文老师又叮嘱一遍。

我不明白，语文老师为什么要叫住我再嘱咐一遍让我好好休息。直到晚上，到家洗刷时，我才发现我的眼睛下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两片浓重的乌青。

三

冬天的风，像是长了眼睛，拼命地寻找着衣裳的缝隙，将缝隙撕开，钻进去。即使在连廊底也被冻得瑟瑟发抖，我也不愿意回教室。毕竟这冷冽的风还能让人喘过气来，面临着阶段考试，班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唉！”一口气还没说完，我的眼泪先掉了下来。“有时候想想，真不如去做一株路边的野草来得自由。”我紧紧地抱住璇。对像我这样有考前焦虑症的人来说，每次考试前的每一秒钟都如同在沸油锅中度

过。璇为我擦干眼泪，笑着说，“婧啊，这考试它就跟股票一样，有涨有跌，它不会一直涨也不会一直跌，总之你看了……”璇说了好多，我不住地点头，但还是不想回教室。

手表上的指针走了一圈又一圈，上课的脚步越来越近。由于那天晚上全是晚自习，我的步伐并未加快。

“同学。”我听到了一个温柔但陌生的声音，“快上课了，外面也冷，快回去吧。”我看了看手表，发现距离上课只有两分钟了。但那个老师并没有给我当头一顿骂，而是温柔地劝我回教室。这让我心里感到了暖意。原来冬天也是有阳光的啊。

我冻僵的手渐渐有了暖意，匆匆告别了璇，回到教室。

第二天上午，我去语文组办公室抱材料时，惊奇地发现，原来昨天的那位老师与语文老师同在一个办公室，但我从未与她有过交集，只是有时见到了会礼貌性地问候一声老师好。而她也不认识我，昨天的话大约也是出于一种老师的本能，却把我从冰天雪地中拉了回来。

温暖的花，从来都不少，只是有时很小，需要用心寻找。

太清引·仲秋宴

2019级10班 二木生

蟾宫箫晚始重逢，终继四时登。
案舍忆昔曾。
云隐去，星芒纵横。
银辉拂面，良辰美景，轻暖胜东风。
举酒以相承。
欲染遍，秋宵月声。

太清引·次韵林生忆新春

2019级10班 沈珞

爆竹春酒正迎逢，年岁又丰登。
疾苦亦不曾。
喧锣鼓，佳肴宴横。
闲陈纸笔，疏罗墨砚，诗酒趁东风。
和玉暖光承。
字句道，繁花绣声。

望海潮·叹佳人

2019级10班 沈珞

河山万里，风流华夏，澄光锦绣千家。一笑裂帛，莺歌广厦，正歌罢后庭花。荒诞只为她。忆明妃远嫁，胡笛悲笳。辜负韶华，西风吹紧漠北沙。

千秋过眼云霞。改父裳铁甲，征战天涯。冠冕垂帘，当空日月，便由我主杀伐。哪比男儿差？寄云中锦书，难舍情札。才自卓绝，留名青史后人夸。

冬颂

2019级8班 祁弦歌

掬一捧晶莹白雪
折一根挂着剪纸的枝丫
长围巾，毛线帽，厚手套
露出小半张通红脸颊
撞进你目光里
霎时雪也融化
枝丫摇曳生花
小鹿走过四季
在心上踏出欢快旋律

我们曾拥抱春夏，也没辜负秋啊
你带我走吧，钻进甜软梦境
揪小熊的尾巴，去相信童话
我们私奔吧，离开冗长岁月
走出复杂，逃离喧哗
只剩下
单纯静谧，湿漉漉情意
“我陪你过冬呀”

菩萨蛮

2019级29班 云之

欲问陶公遗何爱？
烟波洲头南山外。
江晚千灯笼，
渔舟人面红。
莲叟闲钓月，
垂髻逐归雀。
烂柯忘流年，
弹指换人间。

一颗糖

2020级32班 晴恒

午后的阳光正好，暖洋洋的。从窗帘里映进来，照得人昏昏欲睡。伸了个懒腰，看了看讲台上重复着昨晚内容的老师，我便趴在了桌子上。

“噔噔噔”，高跟鞋敲在地面上的响声扎进了人的耳朵中，前排的同学循着她的怒气冲冲的身影看向最后一排，瞬间就回过了头。

“啪！”毛笔敲在桌子上，笔尖猩红的颜料点缀在了木色的桌子上，随之而来的是熟悉的斥责：“你说你天天上课睡觉是想干什么？你都画得很好了？考级能直接过了吗？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门口站着，出去清醒清醒！”

挠挠头，清醒过来，已是门口凌乱了。

“啊啊啊啊真的好烦啊，又不是我想睡！”我挠着头在门口嘟囔着。突然，咯吱一声，

对面画室的门开了，我急忙背过身去，完了完了，丢人丢到对面画室去了……

“谢谢老师，那我先回去了。”一个清冷的男声传入耳膜，我面向着墙，尴尬的气息弥漫在小小的过道之间。突然，耳边“噗哧”一声，打破了这层尴尬。

嗯？他笑我？

“哎，那面墙上快让你盯出一个洞了。”他边笑边说，“看见你好几次了，都是在门口站着，这是怎么了？”

“上课打了个盹。”我回过身来，无奈地摊了摊手。

他理了理书包，嘴角露出一颗小小的虎牙，“我也经常这样。”他的手伸进口袋里掏啊掏，再伸出手来时，一颗糖果躺在他的手心里。那手白白净净的，指尖上布满了灰色的印迹，应该是学素描的吧。

“喏，不开心的话，吃颗糖就好了。”他抬手扶了扶眼镜，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我笑了笑，也学他的样子，“那，吃完以后还是不开心呢？”

“那就再吃一颗！”他又笑了。

好像，是个很爱笑的人呢。

我伸手接过那颗糖果，包装纸发出了好听的吱吱声。“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嘴里含着糖，含糊不清地问道。糖果的甜味逐渐溢满了口腔。

“嗯叫我程就好，前程的程。你叫什么名字？”

“糯。”

“那，糯，下一次见啦！”

“嗯。”

夕阳下，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背着黑色的双肩包渐渐远去。他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溺水

2019级28班 王浩磊

后来，直到考级结束，也再没见到过他。

后来的后来，直到我转向素描，也还是没见过他。曾受好奇心的驱使询问老师，回答却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从外表冷到内心。

“程吗？好像并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又是一年九月，又是一年开学季。我踏上了新的征程。在新的校园里散步，遇到一棵叶茂枝繁的树。阳光循着绿叶的缝隙，溜向地面，稀稀拉拉地投下了一片绿荫。

坐在绿荫笼罩的长椅上，手里玩弄着一颗糖果，外表的玻璃纸发出了好听的吱吱声。

“不开心的话吃颗糖就好了。”我喃喃道。

将糖纸剥开，把糖果丢进嘴里，一颗糖果的甜味逐渐溢满了口腔。

“吃完之后还是不开心，那就再吃一颗。”

一个清冷的男声传入耳膜，眼前，一颗糖果躺在一只白净净的手里。

糖果外面的玻璃纸，在阳光下多姿多彩，发光发亮。那个笑容，眉眼如初。🌀

身体如枯叶，在冰水的掩埋中，无助地缓缓下落，心跳声被无穷无尽的幽寂吞噬，散乱的气泡在眼前翻腾、破碎，毫不吝惜地带走我每一丝鲜活的残息。随着波动的光晕一圈又一圈从模糊的视野中褪去，头脑逐渐丧失思考的能力，慢慢合上酸痛的双眸，恍惚间有一种仿佛灵魂被剥离殆尽的疲惫……

就此，结束了吗？

一声清脆的“叮咚”，把我从梦境中狠狠地拽出来，我怅然若失地环顾四周——这里是我的房间，周遭一切都与刚才若真若幻的景象不一样——除了汗水裹住身体的潮湿感。几秒钟后，我下意识伸手摸起手机，呆望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最近联系人的QQ消息。

那天，偶遇你两次，你只简单地问我晚上放学回不回家。我想你一定有很重要的事和我说。住宿的我信守承诺请假回家，你也如约同我分享秘

密。夜半，我躲在被窝里，只能听到窗外偶有的汽车鸣笛和自己呼吸的声音。看着从你那端蹦出的一条又一条消息，字里行间蕴含的感受，怎么会？如此熟悉，像一个溺水的人，挣扎着拼了命地寻找或多或少的稻草。委屈、悲切、落寞，人生常有，浮光掠影在记忆的天空中，轻盈地散乱，直到再也拾不起完整的痕迹。有一天，你会忘掉现在，正如你想要的，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但是，我为你感到不甘，或许，也是为每一个像你一样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包括我在内，而不甘。

今天，翻看你送我的生日礼物——一本看起来色彩斑斓的书。我怀着点滴的喜悦，倾注在书中天真快活的诗句上。然而就在几分钟以前，我因为糟糕的数学成绩而绝望不已，我又“溺水”了。只是这一次，我在挫折的深潭里还未来得及感受到刺骨的寒意，就重新浮上水面，大口地呼吸新鲜的空

气，没有痛苦，也没有疲惫，仰望墨水浸透的天空，丝丝光亮种在皱褶的每一寸皮肤里，向内生长，再生长……原来，今天晚上的月色好美……

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排遣心情的，我喜欢散步，喜欢环游世界的风再一次吹在脸上，喜欢散步的时候能有人一起明朗而优雅地说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一次次溺水，难免自甘堕落，自我抹杀乐观与活泼。我们自己无法脱离险境时，也许总会有那样一两个熟悉的人，不需要约定与承诺，用行动告诉你：“嘿！我会帮助你的。”想来我在这世上也即待满十八年了，烟海往事，人聚人散，千帆过尽，始终不变的是，在我陷入悲恸时，会有人将我搀扶起来掸掸我身上的灰，笑着对我说：“别难过，前途的胜景更美好。”我喜欢这种感觉，在温暖感动中，让我坚强地站起来，咬牙告诉自己“没什么可以打败我”，继而坚定地走下去。

笔尖流转，笑意旁生，笔触行至于此，又不免略有感怀，谨以我寥寥笔墨，抒情志思，献给正在看我这篇文章的你，另慰万千正沉沦翻覆在挫折中的人。愿四时常安，前途斐然。

“嗯，伙计，你是我的稻草吗？”

“不，我不是稻草，我是船锚。”

“为什么？”

“因为在我还没有锈蚀掉之前，我一直在你身边，助你到达幸福的彼岸。”

写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

草 仙

2020 级 26 班 戌月

村头老王头死了，邻村的神婆来跳大神。

云站在人群外，听着吞云吐雾的叔伯们谈天。

“王伯死得忒惨，下雨天活生生叫雷给劈死咧。”

“话不能这么说，王伯那回打那兔子去忒狠，搬回来只狐狸，把人家皮扒了给。”

“神婆子说是那草仙坏的事，我那晌午去和王伯锄草，好端端地下了大暴雨，王伯非钻那林子里去，咱嚓老一道雷，你说怪不怪，都烧起来了，还蹿出来只大尾巴狐狸。”

云听着，想起了自家闹的

一回草仙。

草仙，是老辈人最爱嚼的字眼，从家里爷爷太爷爷就传下了。人说草仙是这村子里的神，是长在人家里的妖，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可是也爱报复人，全赖神婆只手遮天。

那时的草仙是条蛇的样子，找上了自己的姑妈。当时姑妈身体很弱，卧床养病，大伯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背了回柴草来，接着就着新鲜劲拉出了铡刀。

按理说柴草鲜着铡韧韧的弹手，人都是摊开晒干了才铡成小段送仓，大伯不，怕柴草乱刺刺的堆得满院都是，磕绊伤了姑妈，就先铡，码齐了再晒。

大伯人虽然不聪明，干活倒是利落，铡刀起起落落，一截一截掉下来，云记得大伯和她说，后来就在里面找到了一段一段的死蛇。

当时也没人在意，草里混着长出刺猬什么的本就正常，结果大伯没想到她“冲”了草仙，当天草仙就来寻仇了。

“我要死！”

姑妈身子弱，被“上身”了，发了失心疯，上蹿下跳，寻死觅活，大伯束手无策，铁塔样的汉子哭得推金山，倒玉柱，最后只得请了邻村的神婆。

后来就和收音机喀啷喀啷

唱的《西游记》一样，草仙附在姑妈身上嚎，神婆在那屋里念咒。神婆和草仙一阵斗法，救了姑妈一命。

虽然姑妈那劫最后皆大欢喜，但这次可是伤了王老头的命。

得找草仙算算账，云想，我是唯物主义思想熏陶下长大的，我不怕她。

但是再见草仙，云已是读初中了。

今天放学比较早，可以找找草仙。这么想着，云就钻进了野地里。

进去就迷了路了，草荡子好高，既看不见前，也看不见后。

天眼瞅着黑了，兜兜转转出不去，难道是老人们说的鬼打墙？

夜风吹过，芦苇摇成了纱幕，怎么办？在这里过夜会被冻死的！

云到底只是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让阴风吓得哭了。可草荡子这么大，哭声能传到哪儿去？

坐着哭也不是办法，感觉被什么扎了一下，传来了咯咯的笑声。云一下子蹦起来往前冲，以为是鬼来了。

跑着跑着又挨了一下，笑声阴魂不散，拐个方向继续跑，跑累也不停，芦叶很锋利，割

得脸生疼。

最后云被邻村神婆拣回去了。第二天回家路上听到个秘闻，一偷油贼开车压死只刺猬，结果车胎居然给扎爆了，阴沟里翻了船。

怎么想都是谣传，但有人说，那是草仙施威，路上好好的没有翻过车。

最后一次见草仙是在一次大灾时。

发大水了，海潮倒灌，村子通往外面的路也被冲断了。

云的父亲是村支书，一村子的人挤在云家房子里，从房顶到柴垛上，父亲在门口插了根竹竿，冒雨盯着水面。

“爹，不走吗？”

“走？走哪去？村子在爹就不能走。”

云去找娘，娘弄来根大浮木。

“发大水你跟你弟骑上漂出去，你爹不走我就不走。——你弟呢？”

云的弟弟军淘气，又上野地里野跑去了。

云也不打伞，胡乱套了件大雨衣就冲向了草荒子。

一条蛇，从灌水的蛇洞里露出一个脑袋。

“又是你这娃子，年年烦俺也忒可恨，可你们好歹也是几条命，太作孽诶……”

云猛然听到这样一句，定睛再看时，那条蛇钻回了蛇洞，留下一句话还在云的耳边回响：“……记得还来烦你爷爷我……”

后来，云从野地里拖起了弟弟，大水只是虚惊一场，只淹死了南头养猪场几十头猪。

人说是邻村神婆作法，神婆说不是。

不久，云离开了村子。

更多的村民也离开了村子。

又过了几年，村子没了。

拆迁前几年，云带着儿子皓回了一趟村子。车摇摇晃晃，皓迷迷糊糊。

皓在野地里碰见了一条草狐。“你倒有趣，小孩，背你爷爷走。”

皓心下一惊，发觉自己只是在车上睡了一觉。眼前已是家乡的村子了。

后记：

皓听过母亲讲和草仙的故事，但皓不得见过，因为皓是失了根的孩子，生在乡野长在城市，两边都无所适从。云曾带着皓回去寻根。皓虽然没几个朋友，倒也不算孤独。

人都说，草仙是长在人家的妖，是护人一辈子的神仙。

看来是真的。🐍

此时此刻

2019级10班 张弼元

人为干扰休眠程序到达了预设时间，发出了高频声波。艾克不情愿地脱离大脑皮层的随机生物电交流。他有些热，可脚却冰凉。大略是地下循环回执系统的缘故吧，使他的背部感受器感受到了热量，从而使下丘脑调节中枢增加散热。可我的脚还很凉。艾克想。原来再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被遗忘。

快到点了。艾克掀起盖在身上的经过人工磨砂起球处理的国产棉制纺织品，从两米长的钢制双层休息处翻身下来，到六人专用小型盥洗室中洗漱，然后出门。这种生活艾克已重复了近一年。起初他还有一丝新奇，一丝坚定，有着要拼搏整个高等教育初级阶段的决心，而后他就习惯了，习惯

了不温不火地徘徊在不好不差的层次，也习惯了平时考试偶有失利以及偶有失利的难过。

艾克已经进入了初级阶段的第二年，他明白再过一年多就要正式进入高等教育了。可他仍然对未来感到迷惘。他不清楚究竟要在高等教育时学习什么。是学习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还是致力于人类生产生活、探索方式的研究。他只知道，如果再不快一点，就要打破提前或更提前进入教育区域的规定了。

一定是双层胶圈空气阻隔器泄漏的原因，艾克边想边狠狠地左侧抓取器官上进行了狭小范围内快速高强度的挤压，以保证自己不会睡着。我已经和相关部门设施维护人员

说过好几次了，可他们一次也没露面，导致我现在差点进入休眠状态。艾克想。

最近的艾克有些暴躁，他自己称之为普通环境下出现极端情绪，即反常相。就如波因茨曼一般。其实艾克也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要知道，在进入高等教育初级阶段之前，到入学再到学生排列组合之前，艾克一直都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呢。

“嘿！艾克！注意听讲！”语文老师莫普站在教学试验台前，用高压粉尘聚集体使劲地敲击着，棕色挑染的蓬松长发从半敞的米色风衣翻领上飘起，重重地砸在高束腰连衣裙上。艾克无奈地坐正身子，做好了接受知识指令的准备。一串串字正腔圆的知识向他

冲来，撞击着他的神经，每隔十五秒就标准微笑一次。艾克手中的笔以每分钟十五公里的速度书写着。三十秒后，艾克成功进入了漫游模式。

艾克的座位是在教室中排偏右，但由于地理构造的原因，他的座位逐渐地向后转移，——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所以艾克逐渐地脱离开了政治、文化交流中心。此刻中心座区的人们正在讨论着什么，不时爆发出嚣张的大笑。艾克每次以语言或表情试探加入可能性时，都发现有一层隔膜将他们包裹为生态缸，以保证实验的稳定性与独立性。

每当艾克回想起那段时光时，视觉感受器外分泌腺不禁要分泌体液，就如惶惶在德国V-2火箭弹下的盟国军民，逼迫艾克启动自己的“促降计划”。只可惜他没有“白色幽灵”的庇佑。每天自6:00开始，就要承受同桌卓恩·古尔的降维打击，立体纵深化的压力几乎压碎了他的魂魄。他开始怀念以前，一度厌学，对身边的人与制度大失所望。但他也心知肚明，他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就会被无情的制度淘汰。每一个人，生命体在世界面前都是渺小的，每个生命体只能做出

最优选择，以求生存。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做出的最优选择远比不上预期，这都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于是，艾克学习着自律，学习着用他曾不以为然的東西抚慰他焦躁的心。他也学习着从边缘到深层，重新萌发，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的技巧都微不足道。

艾克喝了一杯高浓度的美式咖啡。苦涩在舌尖碰撞、翻转、折叠、展开，之后缓缓渗入味蕾，用棕色的手攀着紧密排列的细胞，一点一点向下爬。暗红色的灌木瘫软地交错着，针状的树叶萎靡不振，只有在大地震颤时才发出一两声惨叫，等着新的种群演替掉他们。一只捷克狼犬跋涉其间，每奔跑几步，就回身用紫色的双眼谛视着他。每一次回身，他的血，他的心，都如受到抚摸与抽打，变得亢奋无比，化作炽光，化作熔化一切的铝热剂，光亮冲天，点燃他的反常相。脆弱黏稠的会厌阻止不住他的光芒，先是血红，后橙黄，再后来就是白炽。然后松弛下来。让开道路，倒塌的迷宫发出轰响。

弗雷恩致尔河哆嗦着，嘶哑的喉咙不时咳嗽几声，纵身

跃下伊桑佛格斯峡谷。哦，该死。没有预想的氤氲，是虚空，是黑暗，黏软的崖壁扭动着，丛生着杂草，流淌着令人作呕的白色黏液。越来越窄，窄得无法呼吸。他必须要接触那些恶心的东西了，他下降得越来越快，狭窄的峡谷勒出了他的身形。下坠的失重感如二十一把尖刀插在他的左侧，雕有防滑花纹的刀柄向外，与岩壁碰撞着，擦出蓝色的火花。刹车片与轨道剧烈地抖动着，强大的惯性力使他有些眩晕。他停了下来，悬在半空。

直至今时，他才得以睁开双眼。他看到了两侧崖壁为他各退了半步，往下便是斯达玛克平原。他攀住着着力点，探头向下，那只捷克狼犬正蹲伏在不远处。他小心翼翼地向下挪动覆满黏液的身体，落地之前伸出左脚，谨慎地探了探，之后摘下沉重的背包，倒出里面的……哦……里面的气体，一股淡紫色的微甜气体，流淌开来……

此时，距他喝下那杯咖啡，已经过去了180天。🕒

PS：所有名词均为戏谑，请勿深究。

2019级10班二木生与雨然两位同学，相约以同样的题材进行创作。他们在设定好写作的基本要素后，从不同的侧重面进行构思，写出了不同的作品，表达相似却也不完全相同的旨意。这里将两篇文章刊登，供读者阅读品评。

羊圈

2019级10班 二木生

（一）

“本台消息：著名物理学家、荧星科学会主席林庚先生，成功将智慧生物基因与羊的基因融合，达成生命科学史上又一里程碑……”

“本报消息：林庚先生已获得本年度维诺贝尔奖提名，这也许会成为他继突破第一宇宙速度，创立恒星稳态系与定位D-08后的第四次获奖……”

房间里，望着面前这位有些颓废的中年人，陈寅很难将媒体上的信息与眼前这位联系起来。

坐在他面前的这位，是他的老师，荧星科学会主席林庚，一位被载入史册的伟人。荧星文明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可是这万年来荧星人几乎一直被困在这颗地球上——这里的引力

太强，逃逸速度极高。直到这几年，林庚以他独特的研究成果助力飞行器提速至第一宇宙速度，荧星人冲破了地心引力，进入太空。林庚也毅然投入到了第二三宇宙速度这剩余的两道障碍的破除工作中。

陈寅知道，老师已经被第二宇宙速度的障碍折磨了许久，事实上，这次基因融合技术的出现也只是个巧合——这是林庚在研究飞船承载力时无意间想到的。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了，陈寅告诉自己，得先问清楚那件事。“老师，那群羊，您打算怎么处理？”

“嗯——哦，我把它锁起来了，就锁在D327基地，我称之为羊圈。”

“老师，您是怎么防护的？

要知道，那群羊的智慧已经不亚于十五六岁的人，我们又给它们灌输了一些人类的知识，我怕……”

“不打紧，终归是一群孩子。”林庚微微摇头，“在融合基因时，我修改了它们的记忆，还设了三层防护措施，全踏出去会启动激光抹杀，羊或许还有用，记得联系一些工厂每天用机器提供食物，那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嗯。”

*

我叫四十八。

我和我的几十名同伴生活在这片偌大的空间里。

根据我们脑海中留存的记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羊。我们每个的名字

也来源于我们的记忆。我是四十八。那些神奇的记忆还告诉了我很多。

比如说，我们知道每天在我们这里出现的青草是“食物”，水槽中的水是“饮品”。

有吃有喝有地方睡，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二)

“果然还是失败了嘛。”林庚坐倒在沙发上，轻轻呼出一口气。

“老师，我还是认为我们的基础科学发展不到位。”一旁的陈寅看着林庚，有些无奈道，“也许我们可以研究一些别的学科什么的？老师，那些羊咱们就真不去看一眼？白花钱养着？”

“不用管它们，饿不死就行。”林庚对陈寅笑了笑，“小寅，不进入太空，我们的见识就只会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不是吗？”

“可是，”陈寅还想说什么，想了想，没往下说，“在远古时期，人类刚建立农田，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有吃有喝有房子睡，就已经很幸福了。”林庚的眼睛闪烁着憧憬与希望，他看向陈寅，继续说道“我们后来认识到世界很大，有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尤其是我们见证并尝试打破第一宇宙速度这一障碍时，我们会更好奇更大的世界。”

看着目光清澈却深邃的林庚，陈寅不觉有些呆滞，“那……那我们能做到吗？”

“可以，我们只需经过三道障碍，现在我们正在攻克第二道。”

“你看那些星星，多漂亮啊。”林庚看向实验室内的巨幅星图，“我们的征途，是浩瀚星空。”

*

我们从记忆中学会了使用语言交流。

33 认为，我们的记忆与这里有小小的出入，所以他认为，这里不是全部的世界，我们最终认识到，真正的世界很大，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这里的边界，我们发现了通往外界的路，那里有一座高墙作为障碍，但那里太高，我们上不去。我们都没有办法。

33 让我们每天积存一些草，我们就用那些草搭起高台，直到刚才，我们的高台足够高了，我们打破了这一障碍，现在对外界很好奇。还好，一切

要揭晓了。

(三)

再次核算了一遍数据，林庚长舒一口气，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一直紧盯着林庚表情的陈寅立即问道：“没问题？我们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林庚的声音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激动，“飞出星系，我居然有可能在有生之年飞出星系！”

一旁的陈寅忽然有点蒙，这不是第二宇宙速度的研究吗？怎么就……

林庚招招手让陈寅过来，“小寅，我们最初的计算出现了错误，这项技术理论上支持的最大运行速度远不止第三宇宙速度，如果以后还有第四第五宇宙速度的话，我们只要有足够强度的材料一样能轻松打破！”

陈寅明白了老师的意思，同时，参与实验的他也清楚地知道，现有的材料只能勉强支持第二宇宙速度的飞行。“我现在致电相关部门，全力研制适当材料。”

“对，”林庚说道，“我现在给你全部参数。”他走了两步，却又顿住脚，“我们自

己也要加入研发，小寅，你把咱们研究所 0321-0332 基地的预算先都发过来吧，都是些仓库，用不到钱。”

“老师，0327 里还养着几十只羊，我去处理掉？”“不用，现在这里离不开你，计划照旧，那些小羊翻不起什么浪，别撤去这些基地的防护措施就行。”他们自 0327 基地建立起就从未关注过那些羊，现在撤去食物了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这样想着，陈寅走出了实验室，准备联系相关部门。

天很蓝，不禁让人遐想外面的世界。

*

我们超过了障碍，却到了一条走廊里，这里显然还不是外界，但在墙上有一些展示外界的画，有的是天空、白云、太阳，也有的是一些装潢与这里类似的地方。

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大铁门，上面被密码锁牢牢地锁住了。这里是第二道障碍，我们全部都无法打开这扇门，试了几次密码也不对，我想放弃，但 33 坚持要出去。

也许我们都被他“不出去就只会被局限在小地方”这样的话打动了，我们开始运用智

慧寻找出去的方式，33 发现锁按键上有其他指纹的按键，虽然输密码有时间间隔，但在我们一次次努力下，门开了。

又是一条走廊与一扇铁门，33 说用同样的方法不仅可以打开第三个障碍，就算是四五也没问题，只是需要时间。

这里的画更美了，不禁让我们遐想外面的世界。

(四)

“第 3767 次尝试成功了，老师。”陈寅带着微笑看向林庚。

在这一年多里，林庚统筹自己的实验室与科学院共计二十多个研究所，进行了三千多次尝试，皇天不负有心人。林庚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材料——各项参数完美符合第三宇宙速度航行的合金。

“接下来我们只要制作出第三宇宙级飞船，提速至第二宇宙速度成功后直接加速进行第三实验就好了。”林庚说道，“小寅，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把那些基地的钱拨回去吧。我们已经可以确认成功了。”

陈寅点点头，“老师，在这一年里，0327 的小羊们居然一只没死，他们积存了食物，在一位领袖的领导下渡过了长

达一年的断食期，他们已经打开了第二道门，正在尝试打开第三道门。”林庚听到最后一句话，脸色一冷，羊有社会性并不难理解，但他们决不能有出逃的行为——人类无法接受与自己有高等智慧的异种生物进入自己的生活，尽管它们构不成威胁。

“食物恢复供应，确保激光运行。”林庚说道，“饿死的羊会传播瘟疫。”

“好。”陈寅答应道，房间里又恢复了轻松愉快的氛围，仿佛刚才谈论的事并不存在。

正在写文书的陈寅被林庚打断了，“小寅，这里加一条第三宇宙速度航行，我要上飞船。”

*

“朋友们，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33 这样说道。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遇到了大麻烦——食物没有了。33 主动回到高墙对面，向外搬运粮食。我们最缺的是时间，不是破门的方式。那些日子我们几乎认为时间所剩无几。哦，不过现在，食物又恢复供应了。

我们最终打开了第三道障

天障

2019级10班 雨然

碍，33也凭借搭高台的方式回到了我们身边。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外面。”当时得知我们打开门后，墙后的33说道，而现在他正站在队伍前端，带领我们冲向下一关。

我们来到了外面，奇怪，这里没有走廊，也不是外界，只有几根交错的红线……我好困，地上是什么？红色的很刺眼……

(五)

已显老态的林庚站在飞船最前端的舱室里，正透过舷窗看向太空。

“老师，还有一个多小时就是荧星系的边界了。”

林庚看了看在地面上拍摄的太空星图，按捺住心中的激动，静静等待着。

“五千米。”陈寅说道，“不到一分钟。”

飞船驶过了边界，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一颗荧星上拍摄到的星星，只有一片黑暗。林庚的眼前逐渐模糊，逐渐变得与太空一致。

突破了三道障碍的飞船，在地球的监测中，渐渐消失……

(一)

“老师，这……这太不可思议了……”看着面前的奇怪生命体，陈寅一时语无伦次。

“机缘巧合罢了，如果不是那次出差……”林庚只是轻轻摇头，倒显得淡然很多。

“但……但这是……创造生命啊……”

林庚没有答话，昏黄的灯光隐隐勾出了他脸上的线条。

实验台上的生命抬起了头，好奇地打量远处的两个庞然大物。

(二)

“欢迎登舱，林博士，说起来我们还是同宗呢。”舰长紧紧地抱了林庚一下，“来，我带你到里面走走。”

淡蓝的通道看着倒是舒服，两侧的小房间整齐地排列着。

“这就是……内舱吗？”林庚皱了皱眉，“比想像中的，小了不少……”

“还好吧，”舰长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仿佛林庚指责

的对象是他，“比之前那些实验舱条件好多了。”

“那是因为他们仅需住几天，而我们要在这里住一辈子。”

每个舱室，都有一个别致的小窗户，透过窗户，窗外之景尽收眼底，鸟儿嬉戏的身影点缀着蓝天，显得尤为动人。

一个月后，窗外就不会再有蓝天了吧……有的，只会是星河。

“林博士？”见林庚站在窗前愣神，舰长忍不住提醒。

“该走了吗？”林庚回过神来，转身问舰长。

“嗯，去同家人道个别吧，三天后就开始培训了。”

(三)

“老师，您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星域移民计划？以您的年纪，恐怕……”

“小寅，每当你看到这个时，你有什么感受？”

林庚所指的，是他数年的

心血——他创造的，拥有极高智慧的物种，如今其被三层带电的电子围栏圈养在一片不大的空间里，巨大的单面镜隔绝了他们对外界的一切认知。

“小寅，你有没有想过，在这里，你就是主宰？”

“你可以随意修改他们的世界的规则，不断创造他们的公理。”

“小寅，你有没有想过，以人类六千年的成果，其足迹就能覆盖太阳系，那些超级文明，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里太正常了，正常得不正常……”

(四)

“三、二、一，点火！”

在外界无数人的瞩目下，“征途号”开始了它的征途。

“这是地球第一次尝试前往太阳系之外，这标志着……”荧幕上主持人攥着话筒，神情亢奋。

荧幕熄灭，陈寅重重地砸在了沙发上。

老师离开了，临走前他把他的—方世界留给了自己。

“小寅，他们怎么样了？”

“已经进化出通用语言了，但可能因尚不缺生存资源，他们的社会形态还没有成形。”

“陈寅，你记住。”老师

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这些生物的智商可能极高，我不管你以后用他们解决人类的疑问还是研究社会学，但你记住，第一，不能让外界知道它们的存在，第二，不能让他们知道外界的存在。——如果真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你宁可将其毁掉。”

“好的，老师。”

(五)

索洛三百七十三年。

这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

该博坐在人群中间，倾听着别人的议论。

“圣教那帮迂腐的人还是执迷不悟……”

“可笑！此地能量眼见越来越少，他们还将希望放在神上……”

“就是，创世神？怎么可能……”

“该博，”远远地跑来了一个人影，“派出去的人回来了，他们跨越了天障。”

“好！”该博站起来，喜形于色，“天障后面是什么？”

“好像……还是天障……”

“还是吗？……不过没关系，计算结果显示，天障的数量不会超过三道。”

一抹冷笑在他脸上浮现。

“圣教那帮人不是宣称天

障以外是神划定的禁区吗？今天，我们的人平安归来，明天，我看看他们如何解释。”

(六)

“征途号”内舱。

“林先生，我们这儿，就属您最自在了。”舰长坐在林庚的对面，再一次审视这位年过花甲的学者。

十年，当别人开始变得焦躁时，他一直如故。

“我其实一直在想，”林庚指指窗外，“你有没有觉得，太空中过于安静。”

“您是指？”

“宇宙中文明应不少，多少会留点痕迹……”

“林先生，宇宙很大。”舰长忍不住插嘴提醒。

“地球也很大，到头来，真正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地方只有两处。”

“哪两处？”

“保护区和动物园。前者因为其禁止无关人员踏足，后者因为那里的生物将人类活动视作日常……”

舰长干笑两声，显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谈，“博士，收收您的想象力吧，我是专程来提醒您的，我们即将寻找一处曲率较高的地方进行跃迁，届时……”

(七)

该博在睡梦中被惊醒。

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陌生的空间。

这是……哪儿？

面前的墙壁上出现了一行字，是他们索洛的文字。

“你好，我想，你应该能看见这行文字。”

该博轻轻摇头，——这在他们那里表示肯定。

“电子围栏，也就是你们口中的天障，有三层，跨过就死。”

“我想知道原因。”

“你不需要知道，十三年前，也就是你们纪年的约四百八十五年前，我创造了你们，现在，我自然可以毁掉你们。”

该博眯起双眼，直觉告诉他对方所说的都是实情。

“那你为何不降下神谕，而是只警告我？”

“让你知道，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

(八)

陈寅坐在窗前，手中香烟的火光映亮了周围向上升腾的烟雾。

老师走后，自己可谓诸事不顺，特别是近半年来，索洛人发展水平太快，竟具备了跨

越电子围栏的能力，而自己偏偏不明白他们是如何令电子屏障失灵的。

但愿自己的警告，能起到一些作用。

如果老师的话，他会怎么做？

“……如果真到了绝路，你宁可将其毁掉。”

老师，我尽力避免到那一步。

(九)

索洛三百七十四年。

原无神论的领导者该博宣布加入圣教，并力阻昔日的同僚跨过天障。

索洛三百七十五年。

该博见到了圣教的领导者。

“你是不是早就知晓神的存在？”

教皇抬起头，望了他一眼，“猜到了，但尚不是很确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居住的地方，太安静了，这不应该。”

(十)

跃迁成功，“征途号”仅用了一个月就到达了太阳系的边界。

“林博士，当您一觉醒来后，发现您已经跨过了等长于过去十年走过的距离，有什么感想？”

“所以，我们是快跨出太阳系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是的，我们应该还差三天。”

“我去前面看看。”林庚挣扎着起身，却被舰长按下。

“林博士，您刚起来，您先……”

正说话时，传来了敲门声。

“舰长，发现异常，飞船外面的氧气浓度正在急剧增高！”

“带我去看看，”林庚一改往日的稳重，扭头看向舰长吼道，“快！”

(十一)

地球。远航舰队中心控制室。

“报告，丢失‘征途号’的定位坐标。”

“报告，收到‘征途号’传来的讯息。”

“什么讯息？”

电脑中传来了林庚断断续续的声音。

“不要试……出太阳系……覆盖……”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他们只听懂了前半部分。

陈寅站在一旁，脸色微变。但他什么也没说。

听懂半句，够了。🌐

导读：

刘祎璿所说的“帖雷马科”，既不是神话中那个寻找父亲的儿子，也不是艺术家迪达勒斯，而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文中的 Iodine 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连作者本人都难以言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Iodine 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望切莫去寻其原型，否则必将是无功而返。

帖雷马科

2019 级 9 班 刘祎璿

Chapter 1 赛仑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身披着他那件标志性的深蓝色长袍，强劲的西风将他歌啸得瑟瑟发抖。弗洛伦蒂诺蜷缩着，悄悄地合上那洞天的门，他闭上双眼，倾听着自己的靴子踩在光滑的地板上的声音。

你好歹从中穿行着。

是啊，一次跨一大步，在极短暂的时间内，穿过极小的一段空间。五、六：持续地。

“金赤，早上好。”

体态壮实、神气十足的勃柯·梅里斯放下手中的笔，问道：“你在那吗？老实人。”

屋内的暖气将他的脸蓬得像动摇着红光，活脱地唱着：

“莫再扭过脸儿去忧虑，
沉浸在爱情那苦涩的奥秘里，
因黄铜车由弗格斯驾驭。”
公鹿为弗洛伦蒂诺让开道

路。

“矛盾。我自相矛盾吗？很好，那么我就是自相矛盾。”

“能言善辩的玛拉基，快点。”不知哪里传来了声音。正说着的当儿。

弗洛伦蒂诺终于坐下了，坐在看得见窗外的位置——濒临大海的峻峭的悬崖之巅。

长得丑，并且一点出息也没有。细细的脖颈，如麻的短发。校服袖口上的墨水迹。

但极有可能还是有人爱过他。搂在怀里。倘若没有她，在这谁也不让的世间，我早就被踩烂了。她是她人生唯一靠得住的东西咯？

在寻石楠丛生的原野上，一只皮毛上还沾着抛弃者血腥臭的狐狸，有一双凶残的眼睛，用爪子刨地，听一听，又刨地，听一听，刨啊刨啊。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坐着心神不宁地解题，那是道代数题，他代数运算得出的结果是莎士比亚的亡灵是哈姆雷特的祖父。

赫兹·布芬妮谴责地回过头来，带有一丝轻蔑的神色，开口了：“四天后的安排……”勃柯·梅里斯打断了她，伸出一只手。

“我发现啦！”他兴高采烈，如是说，“我发现啦！我发现啦！”

“啧啧，瞳瞳的日子啊，不过如此啦。”还是起初的那个声音。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戴着歪歪的眼睛斜睨着与他近乎挪威人和英国人之间间隔的费尔明娜·希斯。

她正低着头呢，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怎么了？好。再看看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样

子。我也正低着头呢，他继续龙飞凤舞，在演算纸上，像林顿先生一样。字迹，在纸上，一团乱麻，这好像我的头发似的。一个不修边幅的窝囊废。她可真好，太好了，我，而我呢。弗洛伦蒂诺自嘲地笑了笑。

铃声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

“内心之光来啦！那个秃顶人，带着我们！来吧！来吧！”

众人一并站起身来，我最讨厌的祷告环节，每次都昏昏欲睡。但是这可真够亵渎神明的，啧啧。

可视事物无可避免的形态：至少对于可视的事物，通过我的眼睛认知。我在这里辨认的是各种事物的标记。鼻涕青，蓝银，铁锈：带色的记号，透明的限度。然而他补充说，在形体中。那么，他察觉的事物的形体早于察觉其带色了。

悠着点，他歇了顶，也是一位富人啊。可惜不知道来路。带着移动的那同样的可视化的事物。有学识的导师。

记忆的女儿们所编的诗歌。然而，即使同记忆所编的诗歌有些出入，总有些相仿吧。那么，是一句出自躁郁倾向的话，是布莱克那过分之翅膀的扑扇。我在这里，始终在这里，我听到整个空间的毁灭，那些人看到，玻璃都碎成渣儿了。

砖石建筑坍塌下来，砸到我了，时光化为终极的一缕死灰色火焰。那样，对我而言，留下了什么？

“老姬的爱情，实至名归的先生们，上一句，是什么……”勃柯·梅里斯用骚扰的指头点了一点弗洛伦蒂诺。

“我只记得住观念和感觉。”

神姬的爱情？是这一篇吧，讲的是什么来着？弗洛伦蒂诺下意识地看向右侧。哦对，神仙和凡人的爱情，多么叫人惋惜的。是我，也是她。我好像很擅长这一类事情？不错。

我要说吗，弗洛伦蒂诺念叨着。是这句吧，那天上人间的仙女。我要说吗，这件被贮存大自然的记忆中的事情。他没有开口，沉默着，应对着，严肃的表情，让人感觉很是荒唐。

“哦！贫穷的老姬！”呵，那是人间的一切又一切。我不屑地嘀咕道。字母哥的后代再一次兴高采烈了起来，摸了摸厚厚的衬衣里面的肋骨，还挺不容易的。

“我的第十二根肋骨没有啦，”他大声说，以至于好多人带着疑惑的眼光回过头来看他，当然，到我了么？没有。她也没有。“我是超人。金赤和我，是超人。”

弗洛伦蒂诺斜倚着墙壁，

目光又一次不由自主地转移到了另一极。果不其然，他曾经拥有过的二分之一的梦想正被他所谓的乌合之众拥簇着。哪怕是在安静得连掉落一根针都能听到之时，这种有声的交流也不停歇。

他总是有那么多话，无话不说，还有他，他好像也是吧？似乎只剩我一个人了啊，能不能全身而退，我不知道。他从来不敢再去一次。像一年前发生的一切那样。看来一切都应该归罪于历史。

他此时只觉得自己像一个处在上层圈子中的下层卑劣者，没有话语权。我算什么啊，无非只会投机取巧，这下落得坏果子了吧。他早就已经听说过，一切织风者最终必然落得一场空。我衣服上，我身上，我头脑里的脏东西可真多，明明洗过好多次了啊，又擦又洗，又洗又擦，可是这儿还有一点污渍。

“嘿！大诗人在发什么呆呢！”

勃柯·梅里斯又转过头来了。他的声音，嘈杂，在他的耳朵里随着鼓膜的震动回荡着，一遍一遍又一遍。这，是我的耳朵，我听到了。

“我们是威克斯福特的男子汉，

凭着胆量和双臂酣战。”

他有一点吵啊。这一刻钟，短暂的一刻钟，为何如此之漫长？他怎么，又怪叫一声，他仍然装作不闻不问。可见，小紫，你还在耿耿于怀吗？哼，我才没有呢。可惜还是要围着那朵苏格兰之花转啊，可我被耍的团团转。你怎么了？有那么多人陪着你呢，小七，皮皮。可惜啊，少了本来说好的那一个，说好了？

我现在好像那个青年艺术家啊，只是可惜这里不是长满森林，挪威的森林，绿油油的森林的地方。他想飞，地面上迷雾重重，他有天空。而我呢，一只飞不出栅栏的鸡罢了。

“喂！金赤，又发呆了！坐下，快些！”重击地面的声音如雷贯耳，让我解脱了，纷纷地来了。

弗洛伦蒂诺长长地，深重地叹了一口气，重重地坠入椅面。

该消停一下了吧？不不不，好像不是，我猜错了。

“你真的一点也不在乎了？”他又来了，还是那种带有一丝戏谑的语气，又来了。

烦不烦啊，每天都在问我同样的问题，就好像前面那人每次一来就说的话一样。

今天早上已经是第三次了，但这一切绝对不像我看到的那样，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啊，怎样才能不教我受到诱惑。

“别别别……”这次是谁？算了，一切都与我无关。他将自己紧紧地包裹在那一层密闭之中。像别里科夫那样。我可不和他们，他一样，我是，利刃金赤。求你了，他们又开始了，他是主动的吧，这一次，不用多说了，一定是的。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呢，当然不能，照照镜子吧，看看我自己。她又笑了。在我看来，气势如虹都不足以形容了。笑的很开心呢。一定又是什么无聊的冷话题？

那仅仅是在在我看来，说不定他们也一样。

她的影子也投射到我怯懦的心灵上，在嘲笑者的心坎和嘴唇上，也在我的心坎和嘴唇上。

她深色的眼睛长久地凝视着，可惜我不是那一道光。夹缝中的光呢，也不是。

树林的阴影，不，在这严冬，已经称不上树林了，但那53号选手仍然看到了他。树林的阴影穿过清晨的寂静，从窗口那里，正悄然无声地飘向那他正在俯瞰着的地面。

光滑的雪地上，雪莱笔下的精灵正泛起一片又一片，成片的白色。好像被蹬着轻盈的鞋穿着白色船袜的疾跑的脚步起来的一般。朦胧的雪地那雪白的胸脯，重音节成双地交融在一起。一只手轻巧地摆弄着

竖琴，琴弦交错，发出阵阵谐音。一对又一对雪白的歌词闪烁其中。

一片云彩，被手引来了：开始徐徐地把光秃秃的太阳遮住。树林在阴影下开始变得浓绿了，虽然还是光秃秃的样子。这杯苦水卧在他脚下。

而为了这一句，阿尔登：那爱情的苦涩。

而今在何处？

幻影般的快乐已经被藏起来了：用麝香熏过的。

莫再扭过脸儿去忧虑……

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日。

哦对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光辉灿烂而不朽，从亘古到永远。

我怎么又听到他的声音了，呵，无趣的胡维纳尔。你就只有这一点点小把戏了吗？建议别再玩弄了。慢慢来吧，总会上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我记得曾经好像也是齐头并进的人啊。

昨天，哦对了，昨天也是另一个人的生日。他可真的不一般：高高在上，一骑绝尘。而我呢？什么也不是啊。时间的子宫反而被阴差阳错地拨后了一天。竟不会让我一展身手了。是那两个人干的。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仿佛可以看到空间里肆意上升的热气。他定睛一看：有长期处于

寂寞之中的躁动，也有心猿意马，是那个人。在你自己的头顶上，升腾出了一圈又一圈的红紫相间的光晕，微弱的光晕。那是我，这下准没错了。

阿尔登，你永远也当不成圣人。这里是圣者的乐土，你从前虔诚得很，对吗？你向释迦牟尼祷告，祈求他不要让你的鼻子变红，对吗？你曾经在蛇根木林荫路上向魔鬼祈求，让前面那个矮胖，啊不，她是她啊，让她再一次回头。啊，可不是嘛。

每天晚上读一会书。呃。我那时候应该比现在小一点？你总是对着镜子，三鞠躬，在面容上涂上那油光的化学物质。脸上一副神采飞扬的神色，一步步走上前去。大步流星。

我理理头发，等待着，期待着谁的喝彩？

我听到她笑了，又一次笑了，可真的开心啊。不像面对我的时候的面无表情和冷若冰霜。

十足的大傻瓜，万岁！那个和溶剂会一同转移的人，他似乎打算以字母为题目写一点书？你读过他的F吗？哦，我看过，但和L相比是有些平庸啊。S也不错，又有人站起来争论了。N才是最佳的作品呢。我没有那么同意，但确实好。Y和X是的确不值得一提。大家都点头附和。

还记得你在那椭圆形绿页上所写的深奥的显形录吗？深刻而又深刻。

“好了，金赤，别再发呆。”

不去哪里吗？好像不去，四下里不见人影，公鹿的脸扭过来，你不去吗？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摇了摇头。

“金赤。给咱那家伙。偷自贫困的，就是借给耶和華。琐罗亚斯德如是说。”

弗洛伦蒂诺·阿尔登把那面金色的卡片给了他。

那一张是我的卡片。

拖得长长的，甜甜的声音从窗口呼唤着他。他趴下，仿佛睡着了，又呼唤了。

篡夺者。

（未完待续。感兴趣的
同学可加作者的QQ号：
3183356949）

附一：

《贴雷马科》内文结构表（2020.12.27）							
章节	名称	时间	地点	结构	艺术	颜色	象征
第一部：无依无靠（弗洛伦蒂诺）							
1	赛仑	7:00	教室	教义问答（非个人）	宗教	暗金	孤子
2	奈斯陀	7:30-7:55	饭厅	两人对话	哲学	紫红	抚慰
第二部：流浪（白天）							
3	游岩	7:55-8:00	教室	新闻	文献学	棕	社会
4	吃萎陀果的种族	8:00-10:00	都柏林	双线并行	化学	橙	阶级
5	埃奥洛	10:00-13:00	马车	文言	医学	金黄	女孩
6	莱斯特吕恭人	13:00-13:59	都柏林	时间线	物理学	淡蓝	寻觅
7	普洛调	13:59-14:00	图书馆	戏剧	心理学	黑	回忆
8	阴间	14:00-15:00	图书馆	万花筒	文学	白	共鸣
9	独眼巨人	15:00-17:00	城市	诗歌、散文	社会学	亮绿	内心
10	斯鸠利和卡吕布狄	17:00-18:00	校园	访谈、记录	机械学	血红	外界
11	瑙西卡	18:00-20:00	梦中	恋爱小说	伦理学	粉红	幻觉
第三部：回家（弗洛伦蒂诺与霍伊尔的融合）（尤利西斯和贴雷马科）							
12	刻尔吉	20:00-24:00	街道	报告文学	音乐	珊瑚色	拯救
13	尤利西斯	24:00-2:00	家中	教义问答（个人）	天文学	彩虹色	寄托
14	潘奈洛佩	∞	床上	意识流内心独白	语言学	黑、白	黎明

附二：

关于《帖雷马科》第一章的似懂非懂的读后感

2019级21班 四时



小说榜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意识流作品，有幸能为《帖雷马科》的第一章琐碎地写写我阅读过程中的想法。初次读到这篇正在进行中的《帖雷马科》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问号，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写的是什么。第一章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依然不敢说自己读懂了。

第一章最吸引我的是弗洛伦蒂诺的感情变化、内心活动，作者将弗洛伦蒂诺爱而不得或者说是，曾经拥有最后却形同陌路的痛苦、难过、心酸、苦涩的心情描写地极其细腻细致。

文初，作者提到了“长得丑，并且一点出息也没有。细细的脖颈，如麻的短发。校服袖口上的墨水迹”，笔锋一转写了弗洛伦蒂诺的回忆，在谁也不让的世界与生活中，费尔明娜·希斯似乎就是他的动力、希望与慰藉。但是她却抛弃了弗洛伦蒂诺。心不在焉的解题、心不在焉的祷告，心里眼里时时刻刻都堵塞着难过与烦躁，挥之不去的是抛弃者和篡夺者

的说笑声。爱而不得、与竞争者的差距、一展身手的愿望和现实的差距，归结起来就是弗洛伦蒂诺不喜欢的自己现在的样子。费尔明娜·希斯眼里的不是弗洛伦蒂诺，弗洛伦蒂诺眼里的自己只是一只飞不出栅栏的鸡。一地鸡毛，身边还偏偏有人开着并不好笑的玩笑，说着他不想听的话。

第一章读下来是心塞的，是灰色的，故事发生在仅仅一个祷告的时间内，而感情的一波三折与无穷无尽的折磨使祷告变得漫长。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者心情，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卑微，追求不到喜欢的人或者追求不到向往的未来的不甘和难过，面对梦想与现实差距的迷茫与难过，面对篡夺者的嫉妒与心酸……

文章用独特的语言形象且细致地写了弗洛伦蒂诺一个小时内的心情起伏，真实具体，读者阅读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把自己代入到弗洛伦蒂诺的心情中，结合自身经历真切感受

其中的悲与怒、爱与痛，感受冬天清爽清晨中弗洛伦蒂诺的心酸与疲惫，读后怅然。

作者写《帖雷马科》是受到了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影响，读过《帖雷马科》已完成的几章后，我也对这部关于两个民族的史诗《尤利西斯》产生了兴趣，想要去体验这场周游人体器官的旅行，想要去看看一个人普通的一天如何呈现出一个人类社会，想要去阅读这本百科全书。📖





第三届一中诗词大会进展顺利

为营造学校良好的文学氛围，打造文化一中、诗意一中的品牌形象，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和纯正的文学品味，提升学生文学素养，助力日常语文学习，在学校团委的大力支持和直接领导下，在二月文学社、鹿鸣诗社的策划下，定于四月至五月，举办东营市一中第三届诗词大会。大会分初赛、现场决赛两个阶段，初赛为现场笔试，试题由传统文化知识尤其是古典诗词知识组成，答题时间为90分钟，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和对联题等，将选拔出16名优秀选手，晋级参加现场决赛。现场决赛将于学校艺术节期间在大礼堂进行，通过现场公开比拼，决出一等奖3人，二等奖7人，三等奖6人，并进行现场颁奖。

在学校团委及级部领导、师生的大力支持下，一中诗词大会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大会初赛的报名工作，将于近日进行笔试选拔。

一中诗词大会已成功举办两届，深受学校领导和师生好评，在校内外赢得良好声誉。在历届一中诗词大会举办过程中，多个学生社团通力合作，共同完成一项高中阶段足以引为自豪的文化事业。

看诗词中国传承，有一中青春少年！

《弘毅》第161期优秀作品 TOP10

- | | |
|-------------------|-----------------|
| 《岁月流转念师恩 万事胜意祝佳节》 | 作者：2019级24班 斯灿 |
| 《豆腐脑美学》 | 作者：2019级24班 刘若涵 |
| 《短发》 | 作者：2019级10班 沈珞 |
| 《别离是重逢的序曲》 | 作者：2020级20班 张云怡 |
| 《这一幕牵动人心》 | 作者：2020级21班 燕昊阳 |
| 《守好初心》 | 作者：2020级32班 王祎璨 |
| 《望海潮》 | 作者：2020级19班 商伯岩 |
| 《华亭鹤》 | 作者：2019级29班 云之 |
| 《礼义之邦》 | 作者：2019级10班 雨然 |
| 《荷》 | 作者：2020级1班 张福祥 |



HONGYI

校园·青春·文学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封面设计：张晓彤

2003级校友宁晋亮 为母校十年献画
2007级校友单 懿
封面国画：张训超

封底摄影：胡弘毅 摄于东营市一中